

文 學 叢 刊

人 · 鬼 · 神

金 巴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人 鬼 神
金 巴

版權

神·鬼·人

巴金作

定價三元六角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一四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八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一集

共六十冊

路	茅盾	分	何穀天
故事新編	魯迅	飯餘集	吳組緝
神鬼人	巴金	羊	蕭軍
八駿圖	沈從文	短劍集	鄭振鐸
團圓	張天翼	黃昏之獻	麗尼
珠落集	靳以	雷雨	曹禺
雀鼠集	魯彥	以身作則	李健吾
南行記	艾蕪	魚目集	卞之琳
		短篇	詩集
		短篇	劇本
		短篇	劇本
		短篇	散文
		短篇	論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三十六年三月十一版

神是人造出來的。——白爾若納克。

你看見過一個鬼嗎？『不，我沒有見過，但是我的祖母見過。』那麼你看，我的情形也是這樣；我自己也沒有見過一個，然而我的祖母到處都碰見鬼。我們因為相信祖母們的誠實，我們便相信鬼的存在。——司丁納。

人是剛被發見出來的。——布魯諾·包爾。

人對於人是至高的存在。——費爾巴赫。

只有人可以說沒有神罷。——沙都布里昂。

人已經解放了他自己，他已經擺脫了獸性而成爲一個人了；他已經用科學和反抗的行爲，即是說用思想和叛逆，開始了他的顯明地人的歷史和發展。——巴枯

爾。

那麼讓我們從神和鬼的領域走向人的世界去罷。

序

做小孩的時候，在那所空闊的衙門裏，我也曾跟着母親拜過神。母親告訴我，那是至高無上的，神是大公無私的。

一對蠟燭，一炷香，對着那一碧無際的天空，我跟着母親深深磕下頭去。向着那明鑒一切的神明，我虔誠地禱告着：我求他給每個人帶來幸福，帶來和平。我求他讓我看見每個人的笑臉，我求他不要使任何人哭泣。

然而神似乎不曾聽見我的禱告。神的寶座也許是太高，太高了。

在我們那所空闊的公館裏面，我看見了死。死使我瞭解了恐怖，死使我瞭解了悲痛。死帶走了一些我所愛的人。死甚至帶走了愛我而又爲我所愛的母親。

在狂風震撼着玻璃窗的夜晚，一個年老的女僕陪伴着我，她給我敘說鬼的故事。她使我相信人死了就變爲鬼。她使我相信在鬼的世界裏正義統治着一切。她使我相信人間的苦樂禍福在「陰間」都有牠的因果關係。

一到黃昏時分，鬼的世界就開始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人告訴我花園裏面桃樹下每天傍晚都有兩個女人搭了梯子爬。人告訴我有誰半夜裏在廁所旁邊撞見了披頭散髮吐出長舌的吊死鬼。人告訴我有個小鴉頭聽見過後花園裏的鬼叫。

家裏唸經，超度母親，和尚來佈置了經堂，懸掛了所謂「十殿」的畫像。全是些那麼可怕的殘酷的圖畫。站在這樣的鬼的世界前面我痛苦地閉了眼睛。

從那時候起我懂得了懼怕。我開始怕了鬼。

在這敬神怕鬼的環境裏我繼續活下去。我是一個胆怯的笨孩子。我尊敬着一切，我懼怕着一切。

一隻大手意外地伸了來，抓住我投進了生活的洪爐裏面去。在烈火中間我的眼睛是漸漸地睜開了。

壓迫，爭鬥，傾軋，災禍，苦惱，眼淚……在我的周圍就只有這些東西。我看不見一張笑臉，我就只聽見哭聲。

我禱告神，我相信着神的公道。我懼怕鬼，我相信着陰間的報應。

然而神的眼睛閉着，鬼的耳朵也給塞住了。我看不見一點公道，而那報應的說法也變得更渺茫了。

我的孩子的心漸漸地反抗起來。

不知道有若干次，絕望的悲憤壓着我，我一個人，在漆黑的深夜，圓圓地睜着眼睛，大步走進花園裏面去，我說我要去找尋鬼，讓牠帶我去看看鬼的世界。

花園裏只有黑暗和靜寂。我聽不見一點聲響。我看見一個幻象。甚至在桃樹下，在假山後面，那里也只有死沈沈的靜寂。一切都死了。鬼也死了。神的公道也死了。

我漸漸地忘了懼怕，忘了尊敬。於是我不再崇拜神，也不再懼怕鬼了。

我開始認識了一個東西，相信着一個東西——我自己人。

我還在這生活的洪爐裏面。我的孩子的心給烈火鍛鍊着。但我已經不再是一個胆怯的笨孩子了。

火燃着，熊熊地燃着，就沒有一刻熄滅過。火燒焦了我的筋骨，火熬盡了我的血液。然而我是長大成人了。

火燒完了我的尊敬，火燒盡了我的懼怕。火燒毀了神，火燒死了鬼。火使我完全忘記了過去。這可祝福的生活的洪爐裏面的烈火呵。

我自由了，我是擺脫了一切過去的陰影而自由了。我第一次完全明白我是一個人。我開始努力像一個人的樣子而活着。

站在這堅實的土地上面，懷着一顆不懼怕一切的心，我是離開那從空虛裏生出來的神和鬼而存在了。

我是一個人。我像一個人的樣子用堅定的脚步，走向人的新天地去！

一九三五年十月巴金

神

一個人寫給朋友的信

朋友：

我已經到了神戶了。我應該感謝你：要不是一星期前你把去什麼地方休息的話向我提起，要不是你把這個叫做長谷川的朋友介紹給我，那麼我決不會找到這麼一個安靜的地方做我的寄寓的。在這裏我過得很舒適。我的生活就像一片風平浪靜時的湖面，真是看不出有一點波動。不過却有一點寂寞。這寂寞有時像是很淡，有時又是很深，有時候我很能夠忘掉一切地享受目前的這一刻閒適的光陰，有時候却又無聊得沒法排遣。想到我們在東京寄宿舍裏的那些熱烈的論辯，有時三五個

人快活地差不多談到天明，那些時候我的心裏就像起了狂濤巨浪。但如今我却覺得那彷彿只是一場大夢似的。是呢，昨晚在夢中我還和你們熱烈地討論着那些激動着我們的青年的心的社會問題呢！

今天是到這裏後的第三天，我給你寫這封信，因為現在又是寂寞得沒有辦法的時候了，這寂寞在我心裏就像爆裂彈似地橫在那裏，倘不把牠馬上搬走，我怕牠會突然地炸裂的。呵，你們那裏想必仍是那波浪掀天的海洋，我這裏却如一溝死水呢！所以我一遇到寂寞的時候，不管是早晨，白天，晚上，我就馬上拿起筆給你，給你們寫一些話。放下又寫，寫了又放下，像這樣寫下去，也許會寫到幾天，幾十天也未可知。

一切正如你所想像，過了一個晚上，火車按時到站了。我提了那簡單的行李走出車站，毫不麻煩地雇了一輛汽車，一直把我送到長谷川君的寓所來。

長谷川君的寓所是在一個山坡上，汽車不能駛上去，車夫給我指示了方向，就

讓我獨自提了皮箱走上山去。雖說是山，其實這不過是一個低的斜坡，上去並不費力，我按着番地尋去，居然毫不費力就尋到了。就是山脚下望得見的那所很精緻的小屋。籬笆門上釘着寫了長谷川君的姓名的木牌。

長谷川君是一個公司職員，辦的是筆墨上的事，每個月收入不會超過一百元。你是這樣告訴我的，據我看來也是如此。但是他的生活情形却比我們那裏鄉下的財主的好得多了。這所精緻的小屋便是他自己的屋子。

在這山坡上，走過二三十級水門汀築的路，便到了長谷川君的寓所前面。兩扇籬笆門半掩着，我放下皮箱輕輕地把門推了一下，門上的鈴子便像玩具似地響起來。屋裏起了腳步聲，一個女孩的清脆的聲音問着是誰，接着就有人拖了木屐跑出來。是一個六七歲光景的女孩，穿着一身藍絨線編織的洋服。我正要向她問話，但馬上就看見在她身後出現了一個穿着和服的光頭的中年男子，我想一定是長谷川君了，便打個招呼報告了自己的姓名。

「早接到某君的信了，正掛念着什麼時候來呢！湊巧是星期日，所以在家裏。真是失迎了，對不起，請進來坐。」他的瘦長的臉上露了快活的顏色誠意地說了。「還有行李呢，」他說着便出來拿了我的皮箱，讓我走在前面，他跟着，進了玄關，他放下皮箱，請我在廊下把皮鞋脫了。然後我們經過一條廊子進了那六鋪席寬的客室。進了客室，長谷川君拿了兩個座蒲團過來，對面放着，說聲請坐，却對着我叩頭起來，行了禮我們便盤起腳坐下了。剛說了兩句應酬話，先前跑開了的女孩這時候却跑來躲在通內屋的紙障子後面，偷偷地和另一個穿着紅洋服的三四歲光景的小女孩說笑，給父親看見也被叫出來叩了頭。那個的小女孩却害羞地笑着跑開了。接着長谷川君的夫人也出來叩了頭，同時剛從她手裏放下來的幾個月左右的嬰孩就在內屋裏放聲哭了起來。

這樣我便和長谷川君的全家認識了。這進行是很順利的。很快地我就和他們相熟了，開始做了他們家庭中的一員。

就在我初到的那天長谷川君和他的夫人略略商量了一下，便把我引進了客室旁邊的一間四鋪半蓆的小屋，這是一間頗精緻的書房，有玻璃書櫥，有寫字台，有籐椅。

「這也算牠做書房呢！從前晚上也常常在這裏用過功的，現在因為腦子不好，已經有幾個月不讀書了。」說着他便把寫字台旁邊的白布窗帷拉開，露出了半掩着的兩扇西式窗戶，開了窗，正和在客室裏推開了正面的屏門一樣，山下的景物分明地豁然映入眼簾來。紅色和灰色的平房屋頂模型似地，稀疏地，一排一排地擺在那裏，這中間夾雜了一些長春的綠樹和紅葉樹，另外還有高聳的電桿。在房屋與房屋之間還隔了路，隔了大街，大街上安閒似地斷續地往來着自動車和電車。再過去還有山，還有海。甚至還看得見輪船在海的碧波上慢慢地走動。

當第一天我站在大開着的客室的屏門前，通過了庭前小園地望着山下的奇

麗的景物時，也曾被這新奇的眼界迷惑住了。我想到以後我每天每天都能夠隨意地看這些景物，那時快樂就抑制不住地從心裏升了起來。在書房裏往山下看時也有這感覺。

『你若不嫌棄這屋子，就給你做睡房怎樣？』長谷川君趁着我望山下的時候，這樣謙遜地說了。看他的樣子似乎還委屈了我，而其實我却是非常願意地把他這提議接受了。

這精緻的小書房便做了我的屋子。雖然是寂寞冷靜，但比起那寄宿舍來，這屋子究竟是舒適多了。長谷川君馬上把角落裏放着的神櫥搬了出去，移置在客室裏放菊花盆景等等東西的一床間上。再把書房略略收拾一下，晚上長谷川夫人抱了被褥進來，攤開在地上，布置得很妥貼的，他們夫婦就說了『請安息』一類的話，讓我獨自睡了。

關了門，滅了燈，一個人躺在被窩裏，想到這一天的新奇的經歷覺得有趣，同時

長谷川君的和藹的長臉就不覺地浮現在我的腦裏了，這張臉無論從各方面看來都像我們那裏的人的臉，而且是一個忠厚老實人的臉。

正在這時候，黑暗中從客室裏傳來了長谷川君的唸經的聲音，是「南無妙法蓮華經」一類的聲音。從這裏通到客室的廊前的兩屏已經早拉出來關上了，客室裏的燈光不會透過兩屏到我這裏來，但聲音聽來却是很清楚的。

這事情並不使我感到什麼驚訝，因為先前已經驚訝過了。這天吃晚飯的時候，長谷川君表現了他的驚人的飯量。同時他微笑地給我解釋說：『你看我像個飯桶罷。其實本來也不是這麼能吃的，只因半個月前絕了食三天，以後食量就大大增加起來。』

『絕食，爲着什麼？』他的解釋反把我弄得糊塗了，我感到興趣，便問道。我還以爲他是參加了什麼勞資的爭議，或什麼樣的同盟絕食。

『這是宗教上的絕食呢，一共三次，每次三天，如今算是完成了。』他得意似地

說着，臉上仍保留着他那和善的微笑，但這樣一來却把事情弄得很平常了。不過也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只是唯唯地點着頭。心裏有點驚訝和失望，我記得彷彿你對我說過長谷川君有着自由思想的話。那麼你錯了。

『從今年四月來，就是我那第三個孩子剛出世後不久，我開始信奉了這一法華經』的宗派，唸着法華經，陸續地舉行了三次的絕食，因為凡心很重，到現在纔把預許下的三次絕食完成了呢！』他雖然還是謙遜地說着，但從他的和藹的面顏上，我看出了勝利似的喜悅。

他伸手摸摸前額又接着說：『起初腦子痛得厲害，現在慢慢地好起來了。說是法華經的力量呢！』我這時候注意地看他的臉，這的確是一個虔誠的宗教者的臉。我除了默默地點頭外不能說什麼話了。這些時候帶着和順的面顏跪在旁邊給我們盛飯菜的他的夫人也感激着神恩似地虔誠地微笑起來。

這是傍晚的事，如今在被窩裏却很明顯地想起來了。對於這樣虔誠地信奉着

宗教的事我却感到一點滑稽的心情，這似乎是很失禮的，但我確實也想過一番。這其間女人的聲音開始響起來了。這不用說是太太也在唸經。於是這位被家事折磨到未老先衰的女人的和順的面顏又在我的眼前盪漾了，無意間想起了我們在一起讀過的志賀直哉的叫做網走去的短篇小說。雖然這位太太的境遇比那小說的女主人公好了一點，但終於是落在舊式的日本女人的命運裏呢。正如我們在中國常說的，日本女人的生活裏的重負，單從她們背上負着的包袱似的帶子就可以看出來。

第二天早晨我在被窩裏睜開眼睛，屋子裏還不很明亮，時候大概還很早，但長谷川君的唸經的聲音就已經在客室裏響起來了，除了「南無妙法蓮華經」一類的話以外，還唸起「如來修練品」的經文。我再也睡不着，要起來又覺得太早，在被窩裏覺得無聊，就靜靜地傾聽着那唸經的聲音，拿這來作消遣。這時四周非常靜寂，

那唯一的聲音聽起來，很嚴肅，彷彿長谷川君將他的一切都放在聲音裏面唸出來了。我只顧細細地玩味着，起初覺得那是虔誠莊嚴的祈禱，但漸漸就開始明白那是什麼悲苦一類的伸訴，呻吟了。

這發現在我是很平常的，但在長谷川君自己恐怕却不能夠意識出來罷。唸經的聲音是那麼單調，聽得我不覺又沉沉地睡去了。等着我再醒過來時，唸經的聲音依舊是那麼單調地響着，好像這中間並沒有什麼變動或進行。但陽光已經透過那一段不曾被窗帷遮掩住的玻璃窗射進來了。於是廊上起了腳步聲，接着長谷川夫人來把兩屏一扇一扇地裝進屏箱裏去。這是從聲音裏分辨出來的。等我穿好那位太太昨晚給我預備好的和服出去洗臉時，廊上正攤開着一片金黃色的陽光，幾盆盛開的菊花在那裏沈醉似地給曉風微微吹動了。

而將這景象視若無視的長谷川君還跪在神櫛前面閉了眼睛地唸經。這事情一直繼續到吃早飯的時候。那位太太却背負了嬰兒一逕在廚房裏做着事情。我們

吃完早飯，在等着喝茶之間，她却用那剩下的醬湯急忙地喫了飯，連忙來給嬰兒餵奶。

「晚上早上都唸經，吵鬧着你不能好睡罷，」在另一天的早飯後長谷川君拿起壺給我斟了茶，忽然抱歉似地帶笑說了這樣的話。

「哪裏的話？我睡得很好呢！」我笑着回答，其實妨害安睡的話漸漸也覺得是有点真實的了。但我在這裏已經過分地承主人厚待了，還能夠再進一步要求什麼嗎？何況那又是宗教上的事情。所以我不但不說真話，反而加上了一句：「難得你這樣誠心！」雖然自己也覺得這話有些勉強。

「哪裏說得上誠心？這不過是開始呢。已經得了不少的好處了，別人是這麼說，自己也相信着。只是執心自己凡心太重，站不住脚跟，所以很想磨練磨練呢！」他又謙遜地笑了，這微笑裏含了一點受過人誇獎以後的得意，但我在旁邊冷眼看來，却

又隱約露了一點苦痛的表情。

我本想用話來試探他，但一時却找不到適當的話，便只得含糊地答應着，一面端起茶來喝，覺得茶裏面白糖放得太多了。

「味道真好，好極了！」他滿足似地喝完了一杯茶，又斟滿了第二杯，同時拿了壺過來給我斟。把壺放回燒着練炭的火爐上以後，便這樣稱讚地說。

「是 Iipton 茶嗎？」我無意地問道。

「不，Iipton 茶算是貴了，這是三井洋行的呢！味道也不壞，可是我們常喝牠，把錢全讓資本家賺去了，却有些不甘心。」這樣說着，臉上依舊露着笑容，好像這話是不經意說出來的。但我却有點兒吃驚了。顯然是他從前常有這類的思想，這樣的話他一定常常說過，所以雖和他現在的信仰不相稱，但也無意地從口裏露了出來，甚至連他自己也不覺得。

「三井，三菱，都是日本的財閥呢！還有住友等等，」長谷川君喝完了第二杯茶，

又這麼地加了一句。笑容始終留在他的臉上，但我却彷彿從這笑容裏看到了苦澀。我也不再說什麼話，我想我是更了解他了。他吃過早飯便急忙地換了洋服到辦事的地方去。

這天晚上我回到書房裏，寂寞地在那狹小的屋子裏走了兩轉，又聽見長谷川君在客室裏唸經的聲音。我帶了一種偵察似的心情站在那玻璃書櫥前面看裏面的山似地堆着的書籍。這人讀過的書本真不算少呢。託爾斯太，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雨果，左拉，歌德，高爾基諸人的作品全都有種種的西洋文學名著，以及日本文壇上有聲望的文學家的集子都顯明地擺在那裏；此外還有一點文學史，文學概論，文藝批評方面的書籍。其他社會思想方面的著作的譯本和日文的原著也有不少，都雜亂地堆在最下的一層，在這裏面我看見了蒲魯東，渦文，巴枯甯，斯丁納，拉薩爾以及日本的大杉榮，河上肇，米田莊太郎諸人的名字。我不能夠再往下看去了。這

些書本似乎都帶了嘲笑地望着我。我真有點糊塗起來，我禁不住要問那個熟讀了這許多書的人和這時在客室裏虔誠地唸經的長谷川君怎麼能夠就是一個人呢？我找不着回答，隨便取了一本書來翻看，那是左拉的小說巴黎，書後便寫着「大正某年某月讀畢，很受了感動」的話，大概是在大學生時代寫下的罷。我手裏拿着這書，不僅覺得寂寞，而且有點感到悲哀了。

唸完經後長谷川君端了茶盤進我的屋子來，將茶壺放在火鉢裏鐵架上而煨着，然後在火鉢旁邊坐下來，帶了抱歉的樣子閒談似地說：「方才吵着你了。這裏白天是孩子鬧，晚上我又唸經，真正對不起。現在又在用功麼？真是好學的人呢！」

我這時候正在給你寫這信，就放下筆來，應酬般地回答道：「哪裏的話？你太客氣了，因為有些寂寞，所以拿了寫信的事作消遣！」

「那麼請過來坐坐，烤烤火。」他另外放了一個座蒲團在火鉢旁邊，指給我。我便去在那上面坐了。

「天天這樣地唸經，這事情你會覺得可笑罷。信了這宗教還是不久的事，以前我還是一個無神論者呢！哈哈！」他帶笑地說了。

我唯唯地應着。

「你或者以爲這是迷信之類罷，其實這並不是，我得過了不少的益處呢！關於神通力的話是一定可靠的。這神通力可以知道過去和未來，譬如你還沒有來這裏以前，我就夢見過你了，樣子和現在的你完全一樣，這是神告訴我的呢！」他莊重地解說着，但這時候茶壺裏的水在火上叫出聲了，把壺蓋推着向上面跳動。他便閉了口把茶壺拿下來斟了茶，慢慢地把茶杯端到嘴邊喝着。

這些時候我只是唯唯地答應着，但我却一直在暗暗地觀察他的臉色，不知怎樣我總覺得在那莊重和藹的表情裏面隱藏得有慚愧和悲哀。「以前還是一個無神論者呢！」這一句話很有意義地在我的耳邊響着。那麼正和左拉的巴黎裏的教士相反，他是從無神走到神的面前，而且虔誠地跪下來了。

「這事情怎麼是可能的呢？」我端起茶杯喝着那糖水一般的紅茶時，心裏不禁這樣地想了。記得我和你分別時曾說過想掘發人性的話，那麼我不妨先從這長谷川君動手罷。我總得想個法子把這人的心挖出來看一看。

「這麼多的書呢！」我故意指着書櫥對他說。

他略略一看，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馬上就把臉掉開了，低低地回答道：「說來慚愧，這些書大部分都曾讀過，但如今完全忘掉了。讀書原也是苦事。」他歛了歛，像在回憶什麼不愉快的事情似的，但過後又突然用了堅決的聲音說：「神告訴我不必再讀書了，說是有神通力以後不讀書也可以著書呢！」在這一剎那間他確實是相信着他自己的話，這是從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來的。

他似乎覺察出來我並不相信他的話，或者他甚至以為我還是把那當作迷信看待，他便不再說那一類的話了。在我們兩人中間經過了一些沉默的時候，大概因為覺得寂寞難堪，他便找出話來說了。

「對你這生活很是羨慕呢！自己被這家庭累着了。近來經濟方面又很是困窘。因為前些時候爲了宗教上的事情花去了三百多元！但是想買一個像樣的神櫥的願望到現在也還不能夠實現呢！」

說是受窘，說是抱歉，也不恰當，我這時候真正把握不住他臉上的表情了。但我依舊唯唯地應着。

「我的女先生有一個神櫥很不壞，價值在百元以上，總是惦記着什麼時候我也得買一個那樣的神櫥呢。這位女先生就是說因了她我纔信了這宗教的！她不過是小學畢業的程度，但她運用着神通力便能夠知道過去和未來。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呵，呵，」我也詫異地響應了，但我所詫異的是另一件事情。

最後茶喝光了，話也說得夠了，他便站起來說：「又把你攪擾了。請休息罷。」深深地俯下頭行了禮。然後端着茶盤出去了。這之後不久，他的聲音又在客室裏響起

來。聲音是那麽響亮，起初唸着「南無妙法蓮華經，」後來就敲起木魚唸起「如來修練品」的經文來。

我繼續着給你寫信，但這其間那唸經的聲音漸漸地變得可怕了。不再是清楚的一個一個的字音，却只是含糊的，舌頭旋轉的聲音，這聲音愈過愈響得厲害，就像有人在嘔吐，嘔吐之後又是喘息，因為那聲音變爲急促的了。中間還夾雜着幾聲咳嗽，這咳嗽却是真實的。我疑惑也許長谷川君受了什麼急病的襲擊罷。正在吃驚着，我便拉起窗帷，推開窗戶伸了頭往外面看。那廊前的雨屏關得緊緊的，我看不見客室裏的景象。但我却隱約地聽見了長谷川夫人的低低唸經的聲音。於是一切都變成明白的了。這時候對於爲了取悅於神不惜做出這種苦痛的聲音來的長谷川君，（他自己是這樣想着的罷，我却以爲他是用了最大的努力在和那狂濤似的凡心苦苦地激鬥呢！）我深深地感到憐憫了。

臨睡的時候我的被褥恰恰攤在那玻璃書櫥的旁邊，我側了身子躺着，臉向裏面，對着書櫥的最下的一格。我滅了電燈。火鉢裏的練炭帶了煤臭正在上勁地燃着，射出了強烈的紅光，我借着這光亮彷彿也可以看見那一本斜立着的巴枯雷的神與國家了。在牠的右邊直伸站着讓潤翻譯的斯丁納的自我經，是嶄新的一本。斯丁納身邊很巧合地靠着那被稱爲狂人的尼采。挨着尼采却是活人柏克曼的獄中記。這些也許是先前早看清楚了，這時才分明地出現在眼前來的，也說不定。

巴枯雷說：『若真有神，我們也要把他打倒；』斯丁納說：『神便是鬼；』尼采說：『神死了；』而柏克曼在十二歲時便做了神是不存在的這文章。固然，若在中世紀這些人就會身受炮烙或凌遲之刑，但在如今這些都似乎是陳舊的話了。而熟讀了這一切的長谷川君却依舊想從神那裏求得神通力的事實將怎樣來解釋呢？我爲這從無神到神的問題所苦惱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長谷川君依舊匆忙地去公司辦事，因為他把早晨最好的光陰全都獻給神了。

我在家裏和芳姑兒玩了一些時候，芳姑兒就是長谷川君的五歲多的女孩，我初到的那天最先看見的，現在她和我已經很熟習了。還有一個三歲多的喜姑兒，就是那個穿紅色洋服的小姑娘，她也喜歡和我接近。喜姑兒的眼珠子真黑得可愛，臉也是那麼圓，是個完全不懂事的小女孩，她有她自己的世界。芳姑兒却是個長得很秀麗的姑娘，而且是驚人地顯得早熟了。在體格上，舉動上都像是七歲的孩子，已經很懂事了，除了遇着不如意事就伏在蓆子上嗚嗚的暗泣外，別的方面都很能夠給母親幫忙。有時候也會背負了小弟弟出去散步，使得母親可以從容地料理家中的事情。這一點也算是這位母親比較到網走去裏的主人公強的地方罷。否則，要是這女節再隨意地糾纏着母親，那麼這個身兼着下女，奶姆，主婦，母親，妻子幾個職務的女人不知道更會被折磨到怎樣的地步呢？但現在她已經是未老先衰的樣子了。所

以每次看見她辛苦地給我收拾房子的時候，我心裏總感到過分的不安。

和芳姑兒們出去到海邊散步，或者到山裏去摘紅果，或者給她們推動鞦韆，或者和她們一起捉迷藏，這也是有趣的事。但我却注意到玩夠了一種遊戲，做畢了一件事情後，她們常常跪下去合着手高聲唸着「南無妙法蓮華經」，完全學着父母的模樣。自然牠們是把這也當作一種遊戲，然而遊戲和認真這中間並不是就隔着一個不可跨越的距離。像這樣遊戲地做下去，要是將來沒有人能夠使她們相信巴枯甯的話，斯丁納的話，尼采的話，柏克曼的話，那麼她們一定會成爲比那父親還更虔誠的拜物教徒罷。不要說女子沒有力量，使那父親信教的還是一個只在小學畢過業的女人呢。這時我又記起了長谷川君的一句話：「在我們這裏，宗教常常是家傳的。」這一想我就爲將來感到恐怖了。

下午天還沒有黑，長谷川君回來了，我在書房裏聽見芳姑兒快活地叫着「父

親，歡迎，歡迎！」的聲音便知道。不久他差了芳姑兒來邀我到客室裏喝茶去。

我看見包東西用的舊報紙，記起了到這裏來還沒有讀過報紙的事，便向着長谷川君討本日的報紙來看。

長谷川君的臉上現了一點受窘的樣子，然後笑着說：「先前原本是訂着朝日新聞的。可是好幾個月來就沒有看報了。我在公司裏也不看報。所以關於時事之類，我一點也不知道。」

這答語真正使我吃驚了。一個在現代城市的公司裏辦着筆墨事情的人不看一份報，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個人不知道自己周圍每天所發生的重大的事情而生活着，這是多麼奇怪！何況又是熟讀過那許多書的長谷川君呢？我便裝出冷淡的樣子譏諷似地說道：「是在信仰了宗教以後的事罷。」

他一定猜到了我的心理，所以他便解釋似地說下去了：「說來也可笑，這不像是文明人的生活呢！但是看那些報紙，不過知道些戰爭，屠殺，災禍，慘痛；永遠是那些

東西。我又不能夠做一點事情，只是袖手旁觀着，有什麼好處呢？所以就率性連報也不看了。不知道總比知道了袖手旁觀好一點。從此倒也免了好些煩惱。」說到最後我可以看見他的極力抑住的感傷或者悲憤的表情。但他還裝出笑容掙扎似地加了一句：「我的凡心原是很多很多的呢。」

「呵！」我含糊地敷衍似地應着，而且略一思索之後我就完全了解長谷川君的心情了。他的這一番話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而他之所謂凡心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我覺得我是了解了，而且比他自己還更透徹地了解了。這一點彷彿是一個繩結，這結一經解開，全盤繩索都可以理順了。他的信教好像是一個絕望的掙扎。他因為凡心多，沒法安靜地生活下去而信教，想拿宗教來消滅凡心，而結果恐怕只會得着一場空罷。他崇拜那個只在小學畢過業的女人，但他却忘了他和那女人不同，正因為他讀過太多的書了，那些書已經把那無數的消滅不盡的凡心植在他的胸膛裏了，他無論怎樣勇敢地掙扎也沒用，因為消滅凡心就是一個怯懦的企圖呵。想到

這些，我又記起了他說過的「過去的日子裏在精神上很受着痛苦」的話，我就彷彿看見了他一生的悲劇，而且彷彿得到了他所說的神通力似地看到他最後的結局了。於是一陣憐憫的感情慢慢地從我的心底升了上來。

他不會知道這些時候在我的腦裏流動的思想。他只是出神地喝着茶，一面在想他自己的事情。在他的眼裏看來我也許只是一個毫不知道人情世故，沒有吃過一點苦楚的年青人罷。

烤在火鉢裏鐵架上的幾片麵包變黃了，長谷川夫人便把牠們拿了下來，全給塗上了牛油，分遞給我們吃。這其間他們夫婦也談了幾句話，於是長谷川君忽然掉過頭高興地對我說：「我對你說過的那位女先生過四五天就要回來了。你真有運氣。我要讓你見見她。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呢！」

我唯唯應着。這時候我真心地發出微笑了。明白了這一切以後的我看他比他自己看來還要透徹。我甚至明白了他自己還不明白的事情，雖然他這時候自以為

是已經找到了正確的路，而且能夠達到看透一切，明白一切的路。

芳姑兒同喜姑兒在角落裏因什麼事情爭吵着，喜姑兒受了委屈似地哭起來了。長谷川夫人抱了嬰兒過去安慰喜姑兒，帶了她進了內室。做父親的長谷川君便大聲將芳姑兒斥責了幾句，雖然也帶着和善的面容，但芳姑兒却一聲不響地猝然把頭俯到席子上去，慢慢地嗚嗚哭着。

長谷川君吃夠了麵包，便站起來指着那覆蓋在棉被下面的火爐對我說：「請過去暖暖足罷。」他自己就過去坐了，把腳伸進棉被裏面去。我也照樣做了，腳和腿都溫暖得使全個身子也感到疲倦了。我和他兩個打盹似地默默過了好一會兒。忽然他大大地睜開了眼睛感嘆似地說：「你大概不會相信我的話罷。不知道怎樣纔能夠使你相信呢？但願那位女先生能夠早來。」原來他這些時候都在想神的事情。我又一次默默地微笑了。

「你不知道她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她認識我不過一年，但她却知道我的

過去的種種事情，那些事我並沒有對別人說過。譬如她在我這裏只對着神櫥唸了幾遍「南無妙法蓮華經」，就可以看見我從前認識的那個女子，那女人因了種種的折磨，說是自盡死了。還有那一個死在監獄裏的我的好朋友，他也在這裏出現來對我說話。那人生前是個很激烈的無神論者呢！她都看見的。我還看不見，我信教的日子還淺。我現在只希望能夠早早地得到神通力……」這一次他說得更認真，但笑容沒有了，聲音帶了點苦澀，有點悲傷，大概對於過去的悲痛的回憶這時又在苦惱他了，或者凡心又像波濤似地洶湧起來了罷。

我這時不能夠再唯唯應着，也不能夠默默地微笑了。我的手這時彷彿輕輕地觸到了他的心奧，我也爲深的同情所感動了。我知道關於那一個自殺的女子，一定有着一個曲折的故事；關於那死在牢裏的無神論者也一定有一段悲壯的歷史。我如果仔細盤問，他一定會儘情地給我傾吐出來，但這有什麼用呢？那女子不就是一個生生地被人拆散的多情的戀人麼？那男子不就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拯救同類

的愚蠢的一個殉道者麼？這兩個人所留下的慘痛的回憶本可以產生出一個偉大勇敢的人格來，而如今在長谷川君的身上却作了尋求神通力的鼓舞了。他求神通力，爲了要看見他們，不，不僅是這樣，他求神通力爲了不願意自己也得着他們的那樣的命運。崇高的鼓舞力反而產生了這懦怯的企圖。他是多麼不幸的人呵！他已經受夠苦楚了，這是一定的，然而他以後還得受更多的精神上的苦楚呢！我更堅決地斷定了。

這一次我們更長久地默默相對着，彼此都有些傷感了。但兩人的心情却是全然不同的。他於是閉上了眼睛，口裏默誦起什麼來。

在角落裏暗泣的芳姑兒早已止了淚，跑進廚房裏去幫着母親收拾什麼了，後來又拿了櫻花姑娘之類的圖畫書牽着喜姑兒的手出來，喜姑兒要我抱，芳姑兒要我到書房裏去給她講解圖畫書，我便趁這時候站起來，抱着身子不很輕的喜姑兒，離開了在那裏坐禪似的長谷川君。

晚上洗過澡後回到書房裏，一個人坐在火鉢旁邊，又有點感到了寂寞。眼睛常常有意無意地去望那書櫥的最下一格。神與國家，自我經，最先進我的眼簾來。接着是尼采和柏克曼。尼采的好幾本著作都在這裏，但是他已經死了。柏克曼還是一個勇敢的活人，六年前我到過巴黎郊外 St. Cloud 的他的寓所，訪問他。他給我寫信時用的那柏林辦事處的信紙上就鮮明地印着「沒有神，沒有主人」的字樣。這個人已經過了六十歲了，他還常常說着「我們到死都是青年」的話，那麼他到死也會相信着神是不存在的罷。這是無疑的。那麼這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呵！這樣想着，那個人身材短小而結實的，禿頭的柏克曼的堅定的風姿就在我的眼前出現了。十四年的監獄生活都不能夠改變他的信仰，却使他寫出叫遠在英國的老加本特也驚嘆讚揚的「人類心靈之記錄」了。神不存在的事實成了那全書的要旨。而且那生活的事實，就是有一次當他的生命在美國瀕於危險的時候連遠在克龍士達特的水

手也揭起了救援的旗幟。這樣他已經顯示着比神還更偉大的存在了。

剛要把這書取出來看一下，就是想把他從最下的一層移到一個較好的地方，這時長谷川君却拿了一包糖果進來了。

照例地兩人隔了火鉢坐着，或跪着，望着彼此的臉。

「請，請，」長谷川君從紙袋裏抓出了一把糖果，放到我面前。接着說：「這幾天把你怠慢了罷。這裏一切都是不舒服的。」

「哪裏的話在這裏住着，正覺得很舒服，很安靜呢！」我這樣謙遜地回答着，心裏却想說：「只是爲了那神的事情有點感到不舒服呢！」但並沒有說出來，却只把眼睛往書櫥的最下一層那邊望，從神與國家到自我經，再到查拉都斯特拉如此說和超乎善惡之外，最後仍舊到了柏克曼的著作。這眼光的旅行是很快的。而這其間長谷川君對於我這動作一點也沒有注意。

「我真是羨慕你呢！」兩人之間過了一些沉默的時候，房裏只聽見牙齒嚼着

堅硬的糖果的聲音。後來終於是長谷川君先開口了。說的是曾經對我說過兩三次的話。『你是很自由的。……我目前雖說沒有什麼苦楚，但其實只不過爲生活而生活罷了。』他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我連忙把眼光收回來放到他的臉上去，這一次我看見了那極力壓抑着而終於抑不住的一種寂寞，一種悲哀，一種快要熄滅了的熱情。我彷彿覺得他的眼裏第一次閃耀着淚光。但他馬上就把眼睛緊緊閉上了。合着掌。嘴開始微微動起來，不消說他又在唸「南無妙法蓮華經」了。我也又慢慢地開始了我的眼光的旅行。

『覺得疲倦，想去睡了。請休息罷。』他突然睜開了眼睛，給我叩一個頭，就站起來拿了那裝着剩下的糖果的紙袋出去了。

但五分鐘以後他却却在客室裏發出響亮的聲音唸起法華經來。顯然地這時是那凡心在他的胸膛裏鬧得最起勁的時候罷。

我在寫信，到了十一點鐘我便放下筆攤開棉被靜悄悄地睡下了。覺得疲倦早

就說要去睡的長谷川君不消說還在客室裏很起勁地唸經，後來又發出那近乎嘔吐似的聲音了。我這時纔知道他那喘息，那嘔吐的聲音並不是在唸經。他在求神，求神給他決定現實生活裏的行動，給他回答他所不能解決的種種問題。而那神就借了他自己的口作出種種含糊的回答來……

半夜裏我睡好了一覺醒過來，那唸經的聲音還沒有停止，我不知道這中間是否有過間斷，也不知道這時候是時計上的幾點鐘。不過那近乎嘔吐和喘息的神和人的問答却已經消滅了。在深夜裏，又是在被窩裏聽見那似乎是最後努力的唸經的聲音，覺得很是悽慘了。莊嚴的感覺是一點也沒有。只是對於這抑制凡心的絕望的掙扎覺得很可憐。但後來也終於沈沈地睡去了。

第二天醒來時是七點鐘，長谷川君依舊在客室裏起勁地唸着經。想起昨晚的事了。難道這個人通夜都在唸經，沒有睡覺嗎？真正有點兒莫明其妙了。我躺在被窩

裏胡亂地想着，差不多要睡去的樣子，直到那唸經的聲音停住了時纔懶洋洋地起來穿衣服。

天氣很好，等着吃早飯的時候便在屋前的小院子裏散步，遇見了長谷川君，說了兩三句『今天天氣好，很是暖和』一類的話，就被芳姑兒，喜姑兒兩個拉去給她們搖動鞦韆。

早飯雖是照常的吃了，但長谷川君夫婦兩人都沒有精神，不說什麼話。只是嬰兒儘管哭着，使長谷川夫人現了受窘的樣子。

飯後芳姑兒，喜姑兒兩個拉我去後面山上散步，但不久就回來了。她們兩個又去找山下的朋友玩。芳姑兒還把那小兄弟也背負了去。我便趁這時候來繼續給你寫這一封寫了好幾天却老是寫不完的長信。

屋裏真是清靜極了。聽不見長谷川君的聲音。他的夫人在廚房裏勞作的事情是分辨得出來的，今天是星期日，長谷川君不到公司去。難道他出門看朋友去了嗎？

我有點兒詫異，因為他昨晚似乎通夜沒睡過覺。但在吃午飯的時候我便知道了他躲在房裏睡覺不出來吃飯的事情。

四點鐘光景我在書房裏看書，就是柏克曼的那本充滿了獻身精神的書，他在廊上叫我去喝茶了。我便闔了書出去，進了客室。他正拿着烤好的麵包片塗牛油。

「昨晚通夜沒睡覺，所以午飯的時間也睡過去了。」他讓我坐下了，就這樣對我解釋說，臉上帶了笑容。接着「哈哈」地笑了兩聲。

我唯唯地應着，也拿了麵包片來塗油。

「你會覺得奇怪罷。昨晚一兩點鐘光景，動身到另一個地方去拜神去了。三點鐘纔回來，一個人走了許多地方，還要經過墳地，路上一個人也碰不見，又很冷。有一點兒害怕呢！但給我克服了。」他看見我不說話便接着又說了這許多。

「呵，爲什麼呢？」我無意間吐出了這句話，也就不去把牠止住了。

他倒不覺得奇怪，却帶了點得意的神氣回答道：「那凡心太重了，所以毅然下

了決心來磨練自己。這一回總算是我得勝了。不過以後還得更刻苦地修行呢。」他在這一剎那間頗有點拿勇敢來自負的樣子。並不知道這勇敢到了我的眼前却變成了怯懦。在他自己的眼前好像正伸開一條坦道，而在我看來他却快逼近一個無底的深淵了。

這時候我突然起了走的念頭，不管我起初怎樣打算在這樣安舒的地方住上三五個月，現在我却覺得毫無留下去的必要了。朋友，你想我怎樣能夠和神住在一塊兒呢？[？]現在東京還有你們的友情來溫暖我！

我還沒有把這意思告訴長谷川君，晚上九點鐘光景我正在思索走或不走的事情，長谷川君又突然地走進我的屋子裏來。

他這一次坐在我的寫字台對面的藤椅上面。「很寂寞呢，所以又來找你談話了。不嫌討厭麼？」因為覺得他的聲音有些異乎尋常，纔抬頭看他的臉，那面容是很憂戚的。不知道他有什麼心事。

「哪裏的話？很歡迎的呢，因為我也覺得寂寞，」我應酬地說，但馬上就沉默了。他把一隻手按着額，低着頭過了片刻，忽然說：「頭有點痛，心又亂起來了。老等着女先生還是不見來。今晚又得拜神去！」

他的這聲音表面上似乎很平淡，其實裏面却含了一種深到要撕裂人心似的悲痛。我看見他那在額上微微抖動着的手，就彷彿看見了那絕望的掙扎。我明白了，一切而一時的同情馬上就把我抓住了。

「不要這樣自苦罷。你的身體正需要着休息呢！」這一次我是在誠懇地勸他。

「不行！精神上很苦着呢！凡心太多了。」他放下手深深嘆了一口氣，接着更苦惱地說：「中國人也有所謂囚歲罷。我們是以三十三歲爲囚歲的。這年紀是一個很大的難關。我今年正是三十三歲了……」他停住了，因為他好像不忍說出下面的話。那臉上的表情是他從未有過的，意志薄弱的人一看見，保不定會被牠把全個心都攪亂了罷。

「哪裏的話？」我裝着平淡的樣子只顧這樣說。

「要是我今年不發狂，以後大概會有好運道的。」他終於說出了連自己也怕聽的話。這就是說這很短的兩個月是很難度過的了，那悲劇的頂點馬上就會來的。這從他的聲音，他的臉色都可以看出來。

「那麼就乘絕你的神能。」我失聲地這樣說了。

「呵，呵，」他睜大了那兩隻苦痛的眼睛望着我，於是接連地搖着頭好像聽見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那不行，那不行！」這還是絕望的掙扎。

我不再說什麼了。我早已看出對於他一切話語都是沒有用的了。那走向深淵的路，他只是一步一步地逼近着；雖然有什麼東西時時在後面拉他，但他却盲目地和牠掙扎着。結果一定是這樣的：他抱了最後的勇氣一步跳進深淵裏去。這便是那快到來的悲劇的頂點罷。

但是我能夠在這裏等着看那悲劇的頂點嗎？不，我沒有這力量。而且我來這裏

是求休息，求安靜，不是來看悲劇的。我既然不能夠把那個人從神的手裏救出來，那麼就把他留給神去處置罷。神，這可詛咒的東西呵！

所以，我決定離開這裏了。我還是回到你們的充滿着友情的圈子裏，我不再到什麼地方去尋找休息和安靜了，因為現在的世界並沒有那樣的東西！關於這事情我現在是澈底地明白了。

長谷川君已經不開口了，他微微地閉了眼睛，像在想什麼事情。那臉上的寂寞的顏色是任憑怎樣拂拭也拭不去的。也許他在想他那女先生來了以後她將怎樣地解決他的種種問題罷。也許是這樣，但無論如何他却想不到我決定在那個女人到來以前就離開這裏了。當他知道這事情時，不知道會是怎樣地吃驚呵！可是我這時候並不想把我的決定告訴他，反正我還有時間呢……

夜深了，我躺在被窩裏面，翻來覆去地睡不着，因為聽見了長谷川君的那受傷

的野獸的呻吟似的唸經聲。在全個屋子裏只有我一個人能夠了解這聲音裏面所含的痛楚罷。我的心被什麼鋒利的指爪搔着似的感到不舒服了。我便起來扭燃電燈，下了決心要在這一次寫完這一封彷彿沒有收場的信。

現在我快要放下這一管萬年筆了。我自己把寫好了的三十枚的信箋翻來重看，自己也不禁爲這海浪似的感情之波濤吃驚了。從第一頁寫到現在落筆的這一頁，經過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而這其間心情的激劇的變動使得我不得不在這信的後面幾頁上寫了和前面的類似衝突的話。生活真是多麼偉大的洪爐呵。

但是我仍然要感謝你介紹我認識了長谷川君，不僅是由此可以在一個星期裏看透了了一個人一生的悲劇，而且也看見了生活的另一面。而且是的，而且那長谷川君的和藹的面顏，和他的善良和順的夫人，和那秀麗的芳姑兒，那天真爛漫的喜姑兒都使我覺得戀戀不捨呢！雖然我不能夠做一件幫助他們的事，但是我却仍然充滿了感激地祝福他們。這不是宗教的祝福，這是友情的祝福，這不是神的祝福，這

是人的祝福。

無論如何我明天或後天是要走了。這樣地離開有點類似忘恩的舉動能，只有這思想使我感到痛苦。而且我說過要掘發人性，如今看透了一個人的心，却反而因此走開了，你們也許以為這事情多少帶點滑稽性能。但是那神使我不得不像一個不知好歹的人的樣子而走了。神還使我知道在現在這種情形下面掘發人性的工作也是徒然的。所以我是決意將這工作放棄了。

不這樣做又應該怎麼辦呢？你告訴我罷。因為在你接到這信以後不久我又會站在你的面前說話了。那麼再見罷。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鬼

一個人的自述

我的面前是海水，沒有顏色，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天邊有一段山影，但這時差不多淡到看不見了。沉下去的太陽放射着金光，在水面上拖了一段長長的影子，我的眼睛一昏花，就覺得這影子從太陽那裏，一直拖到了我的面前，倘若我乘了這影子去，也許會走到太陽那裏罷；有時也發過這樣的癡想。

我曾被堀口君玩笑地稱作一個空想的人。堀口君這時候就站在我後面。他正對着海在禱告，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唸經。

我看見過海的各種面相了。牠發怒的時候，牠微笑的時候，牠酣睡的時候，我都

會靜靜地偷偷在牠上面走過，自然是懷了不同的心情。但像這樣恬靜的海的面相，我却是第一次見到，這時候除了偶爾發生到太陽那裏去的癡想外，我對着海簡直沒有一點別的感覺。

我脚下是一塊突出的岩石，水快要漫上這岩石來了，但沒有一點聲音，水又是那麼清澄，水底的貝殼和沙石都可以分明地看見。

在我後面右邊是浴場，現在却只有一座水榭似的空屋在這裏，表面上像是沉靜的，然而却暗暗地把堀口君的禱告的尾聲響應似地重複叫出來。

堀口君沒有注意。他閉着眼，合着掌虔誠地唸着一些我不懂的句子。他先前拋到海裏的一包食物不知道被冲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有那一張報紙還悠悠地躺在水面上，緩緩地惜別似地往前面流去，也許牠會把這世界的消息帶到太陽那裏去罷。

雖然是在正月，海風吹到臉上也不會叫人覺得冷，却彷彿送了一些新鮮空氣

進我的身體裏，這一响來悶得透不過氣的我頓時覺得暢快起來，倘若不是有我這朋友在旁邊，我也許會大聲唱起什麼歌了。

堀口君在我不注意的時候，突然閉了嘴，用感動的聲音對我說：「回去罷。」他就急忙轉過身子，快步走了。我也只得跟着他走。雖然他還警告似地說：「不要回頭看，看了靈魂會跟着我們回來的。」但我也偷偷地幾次掉過頭去看海面，爲的是我愛看那沉下去的太陽。

歸途中的堀口君的嚴肅的面貌使我感到了被壓迫似的不舒服，而他那恐懼般的沉默更引起了我的煩躁。我和他走過了寬廣的馬路，走過了幾條點綴着長春的樹木和精緻的小屋的彎曲的窄巷。我終於不能忍耐地問道：

「你真的相信着靈魂的事情嗎？」

他驚訝地看我一眼，敬畏似地回答道：

「不要說這樣的話呀！我昨晚還分明看見她的。她的靈魂已經來過三次了。上

一次我還不知道她死。果然以後馬上就得到了她的死訊。這次她來，是求我超度她，所以我給她唸了一天經，把她送走了。」

堀口君的臉上依舊帶了交織着嚴肅和敬畏的表情，但這只是表面上的，我知道在這下面還隱藏着什麼。

他並不直捷了當地答覆我的問題，却只是重複說着那些舊話，那些我已經全知道了，都是從他的嘴裏聽來的。

女人的姓名是橫山咲子。我曾見過她幾面，這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我和這朋友都還在早稻田大學裏讀書。我們雖然不是同一個國度的人，我們的姓——「張」和「堀口」代表了我們的國籍，但我們仍有許多接近的機會，於是我們成了朋友。

堀口君的清瘦少鬚的面孔表示了他的性格，他是一個溫和到極點的人，我和

他同學的三年間沒有看見他發過一回脾氣。他的境遇不很好，家庭間的糾紛很多，父母都不喜歡他，這些都是某一個晚上我們喝了一點酒以後，在牛込區一帶散步時他娓娓地告訴我的。

家在新瀉縣，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我不知道，總之是鄉下罷了。住處是牛込區，原町一家樓上的貸間，三鋪席的窄得幾乎叫人轉不過身來的房間，他居然在那裏住了三年，家裏寄來的錢不多，假期內他也不回家去，依舊留在這吵鬧的東京，過他的節儉的生活。

我的思想和他的差得遠，他沒有什麼社會思想，是個安分守己的人。日蓮宗的佛教是家傳的，他自己並不堅決地相信牠，不過自小就活在那種環境裏，從沒有懷疑過那宗教是什麼樣的東西，也就把牠當作養料般地接受了。

父母來信責罵他，父母的意見永遠是對的。報紙上說了什麼話，也不會有錯。政府_在替民衆做事，兵士保護着人民。俄國人和美國人是他們的死敵：這些都是他的

信仰，他似乎從不會有過疑惑，但也並不熱烈地主張着，或者向人宣傳。雖然是信仰，却也只是淡淡地信着罷了。誰不會和他相熟時，是不會知道的。

我們是政治經濟科的學生，換句話說，就是每天不得不到教室裏去聽那些正統派的學者鼓吹資本主義。我聽久了，也生厭起來。他却老是那樣注意地聽着。但是下課後偶然和他談起什麼來，他又像不會用心聽過講似的。因此試驗的成績並不好，他也不要這個，依舊繼續用功，而第二年的試驗成績也不見好一點。

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生，却做了和他性格完全相反的我的朋友了。

『不要老是這麼愚蠢地用功罷。多玩玩也好。』我常常半玩笑地這樣勸他。他自然不肯聽從我的話，但有時也很爲我所窘着。譬如我約他一起到什麼地方去玩，他雖然不願意，也只得默默地陪了我。我分明知道他的心理，却裝做不知道似的故意和他開玩笑。

第三學年開始以後，他的生活情形就漸漸有點改變了。清瘦的面孔上多了一層夢幻的色彩。在講室裏也不常做出從前的那種癡樣子，却時常無緣無故地微笑着。但這情形除了我以外恐怕就沒有人注意到罷，理由也很簡單，我在班上是最不用功的學生。

我起初爲他的這種改變感到驚奇，過後也就完全明白了。某一個星期日我在上野公園遇見他。我隔着池子喚他，他沒聽見，却只顧往前面走了。他平時幾乎不到公園來，這次還帶了一個穿着和服的年青女子。她的相貌我不會看清楚，從側面看去，似乎很苗條，而且剪了髮的。

第二天在課堂裏遇見他，就對他說：『我昨天在上野遇見你了。』
他不說話，吃驚地紅了臉，微微點一下頭。

下課後和他一道走出學校來，終於忍不住問他：『那女子是什麼人？』
我看出他的受窘的樣子。但他並不避開我，却更誠實地回答道：『我的一個遠

觀的姑娘，也是從新瀉縣出來的。」

他看見我現了不滿足的神情，便加了一句：「橫山 唉子君是個很可愛的姑娘。」

「呵，原來如此……」

這一天關於橫山 唉子君的話到這裏就完結了。過了幾天見着他時却又問：

「喂，唉子君怎樣了？」

他用了責備的眼光看我，略略紅臉，却誠實地答道：

「昨晚去看過她。」

以後的話他再也不肯說下去了。

我對橫山 唉子君的事情雖不知道，我却很高興堀口君有了一個這樣的朋友，因為至少她使他不再像從前那樣愚蠢地用功了。我是一匹不受羈絆的野馬，所以不高興看見別人在陳腐的書本裏消磨日子。

那時我住在馬場下一家樂器店的樓上，是個吵鬧的地方。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紅燈籠一般的月亮從這都市的平房頂上昇了起來，深秋的天氣清朗得連人的內臟也拂拭乾淨了似的，晚風微微吹拂着道旁的玩具似的木屋，連日來被資本主義和什麼立國論弄昏了腦筋的我，看見自己房裏到處堆着破書就煩厭起來，只想出街走走。走到街上又想到公園去玩，於是順便去訪堀口君，打算邀他同到上野去。

堀口君的房東太太已經和我熟識了。她先給我露了一個溫和而帶點奇妙的笑容，低聲說：『上面還有客人呢！』於是高聲招呼了堀口君，一面就讓我走上樓去。我一面嚷着，一面大步走上去，還不會走到最上的一級，堀口君就趕到樓梯邊來迎接我了。臉上帶了點慌張的表情，好像我的來訪頗使他受窘似的。

「怎麼樣到上野去玩，好嗎？」我見着堀口君，不管有客沒有客，就大聲叫起來。
「唉子君在這裏，」他嚴肅地低聲對我說，頷向着房間那邊一動。

房間。

「唔，」我含糊地應了一聲，覺得有些好笑，也就糊裏糊塗地跟着堀口君進了房。那個跪在座蒲團上面的女子看見我進來就磕頭行禮起來，我只得還了禮，一面口裏也含糊地說了兩三句客氣話，每句話都只說了一半，連自己也不大明白；我素來就是這樣，其實心裏很是討厭這種麻煩的禮節，但又不好意思坦然地生受人家的禮。這樣一來連堀口君的介紹的話也沒有聽清楚，也許是他故意說得那樣含糊。行過禮以後大家都坐定了。他們兩個恭恭敬敬地跪在那裏，不知禮節的我却盤腿坐着，覺得無話可說，就拿起在旁邊碟子裏盛着的煎餅果子之類來吃，一面暗暗仔細地打量着跪在我的斜對面的橫山咲子姑娘。

梳着西式頭，一圈濃密的短捲髮垂在頸際，這樣襯出來一個還算豐腴的白面龐，面貌是小心修飾過的，並不十分美麗，但一對清澄的眼睛，把這臉顯得有光彩了。據說日本女子很會表情，也許是不错的。咲子姑娘的表情的確很漂亮，給她添了不

少的愛嬌。她說話時比她沉靜時好看。但她不常說話，似乎沉靜了一點，也許是因為有這個陌生的我插在中間的緣故，我想他們兩個人在一起時決不會是這樣沉靜的罷。

談了一些平常的話，我知道她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父親在陸軍省裏做着小差事，哥哥到大連去了；母親是第二個，還有一個剛進中學的弟弟。這些在堀口君看來也許是了不得的重要，但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只要看出來這位姑娘在性格、思想方面和堀口君像不像就夠了。反正坐在這三鋪席的房間裏很是拘束，要是把他們兩個都拉到上野去，於他們也不見得就方便。結果還是我一個人走罷。正在這樣打算的時候，忽然聽見了咲子姑娘的問話：

「張君，方纔堀口君說起您在歐洲住過，真是羨慕得很。那些地方一定是很好罷。」

自己跟着父親在法國住過幾年，還在法國的小學畢業，這是好些年前的事了，

曾向堀口君說起過，所以他把這也當作介紹辭似地對咲子姑娘說了。

「那是做孩子時候的事情，現在也記不清楚了。我總覺得各地方的情形都差不多。也沒有特別好的地方。」

「法國一定是個自由的地方罷。我想那裏的女人一定很幸福的。我讀過幾本法國的小說，真是羨慕極了，連做夢也會夢到那樣的地方呢。」她憧憬似地說，那一對水汪汪的眼睛追求什麼似地望着我，彷彿要從我的臉上看出法國青年男女的面目，甚至於法國社會的全景來。

沒有讀過一本法國小說，而且只在法國小學裏嘗過那種專制的滋味的我拿什麼話來回答她呢？我爲這話語窘困着了。

在她呢，她被熱情燃燒着，先前的那種少女的羞怯的表情完全消失了。那件紫地紅白色花朵的綢製的「羽織」陪襯着她的濃施脂粉的臉龐，在電燈光下面光輝地閃耀起來，吸引了堀口君的全部注意力。在旁觀者的我看來這兩個年青人都

爲愛情所陶醉了。不同的是：男的醉在目前的景象裏，而女的却放縱般地夢想着將來的幸福，只有我這時却彷彿看見了另外的一個景象。唉子姑娘跪着的姿勢在堀口君的眼睛裏是極其平常的罷，但我却看出來一代的日本女子跪着在向天呼籲了。

『也許是的。我却一點也不覺得。小說之類的東西我是一頁也沒有翻過。』我率直地回答着，知道也許會被他們嘲笑。

果然唉子姑娘低下頭笑了，接着自語似地說一句『許是張君客氣罷，』便掉過頭去，富於表情地看了堀口君一眼。

『張君，你不知道唉子君讀法國愛情小說差不多入了迷。她讀法國小說才高興。她讀近松秋江一類的小說都要流淚的。』堀口君帶笑地給我解釋，而唉子姑娘却有點不好意思，微微紅了臉，其實近松秋江是個什麼寶貝，我也不知道。

唉子姑娘和堀口君低聲說了幾句話，我沒有聽清楚，彷彿她要他向我問什麼

話，他說不必問的樣子。我也不去管這個，却準備着告辭的步驟。忽然咲子姑娘又向我發問了：

『張君，法國女人和日本女人哪方面好，您可以講講嗎？您是喜歡法國女人，還是日本女人？』

她急切地等着我的回答，我是知道的。但我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她纔好。若說兩方面都不喜歡，那倒合我自己的意思，但是却對不住堀口君了。似乎是應該說喜歡日本女人的，而我却老實不客氣地回答：『我完全沒有注意過。』

我自己也看得出來咲子姑娘是被我這回答窘住了，但也找不到話來安慰她。倒是堀口君聰明，他開玩笑般地插嘴說：

『你別問他這些事，學經濟的人都是沒有情感的。腦筋裏只有那些長得沒有辦法的數目字。』

從堀口君本人笑起，三個人全都發笑了。這算是解了圍。我看見咲子姑娘和我

漸漸熟習起來，怕她還用法國的什麼和日本的什麼向我作第二次的圍攻，我便連忙站起來，不管失禮不失禮，什麼客氣的套語也不說，就借故慌忙逃走了。

以後，我就再沒有和唉子姑娘對面談過話，在公園遇見她和堀口君在一起的事，也有過兩三回，但都只是遠遠地看見她的背影或側面。我因為怕她再用什麼來圍攻，所以連堀口君的住處也率性不去，偶爾去時，也是先斷定了那時不會遇見她才去的。堀口君好像不知道這個，他還『唉子君問你好，』『唉子君又問起你呢！』他屢次對我說，使我很困難回答他。有一次他說約了唉子君去什麼地方，要我同去。雖然我不想謝絕他的好意，但也終於借故謝絕了。

我雖沒有和唉子姑娘再見面，但我可以從堀口君的臉上知道她的消息。的確那張清癯的臉把他們兩人的種種事情毫不隱瞞地報告出來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見陰影走上了他的臉。他的父親從新瀉縣寫了很長的信來，否認他和唉子姑娘訂

了約束的事，並且將他痛斥了一番。即使他不告訴我這些話，我也可以從他的面孔上探出來的。後來他又告訴我：唉子姑娘的父親採納了在大連的哥哥的意見，對他們的約束也突然反對起來。

二月初某星期日的上午，我去找堀口君，打算把他的課堂筆記借來翻看一下。畢業期近了，大家都忙着預備考試，連平日不注意聽講的我也着急起來，因此我想堀口君一定在家裏用功。但我走進他的房間，却看見他和唉子姑娘跪在座蒲團上對哭着。看見平日非常用功的學生到了這地步，也有點爲他覺得可憐。自己每天在報紙上看見什麼「心中」，什麼「心中」，心裏就心着不要他們兩個也來一下情死，怎麼辦？想勸慰他們，又找不出話來說。自己的口才拙，是不必諱言的。同時又想到這邊報紙上近來正罵着女人只顧愛情不知國家，似乎朝野異口同聲地要女人和國家結婚養小孩。所以我也只得閉口了。堀口君倒拭着淚來和我應酬，我却反現了狼狽的樣子。唉子姑娘只顧俯着頭哭，我也沒有理她。從堀口君手裏接過筆記簿就

匆忙地告辭走了。堀口君把筆記簿遞給我時，曾絕望地對我表示就是不畢業也不要緊。我知道這不過是一時的悲憤語。

三月裏我和堀口君都終於畢了業。成績不好，這是小事。重要的是畢業把我們兩個人分開了。我老早就心着他會和咲子姑娘來，一下什麼「心中」看見他的臉色一天天愈加難看起來，更不得不爲他的事情發愁。但是我們畢業後我在日本各地遊歷時期中，報紙上並不會載出什麼堀口和橫山兩人的情死的消息。在神戶上船回國以前我還照着他寫給我的地址寄了一封信去。

在中國雖然處着種種艱難的逆境，我也是坦然地下着脚步。我被一個大學聘了去教書，但在教授們中間周旋不到兩年以後，覺得還是做挑糞夫乾淨一點，就這樣被人排擠出了學校。一個筋斗從講壇翻到社會裏，又混了幾年。做教授的時候倒常常想起堀口君，心裏想像我這樣的蠢貨也穿起了紳士衣服在大學裏混起來，不

知道堀口君會有什麼樣的感想。他大概不會有什麼好的職務罷。於是在看厭了教授們的把戲以後覺得寂寞時，就給堀口君寫了一封一封的信去。他也把一封一封的回信寄來，從沒有失過一次約。信裏的語句是我意想不到地親切和真摯。他做了一個商業學校的教員，和一個姓我妻的女人結了婚，生了小孩。生活並不如意，但也沒有什麼額外要求地過着日子。他的信和他的人完全一樣。不僅他的安分守己的態度沒有改變，如今思想更衰老得把家傳的宗教當作至高無上的安慰了。他有一次甚至明白地表示『活着只是爲了活着的緣故，』而且『只求無病無災地把小孩養大就好。』

在中國社會裏翻了幾年筋斗以後，終於被放逐似地跑到堀口君的地方來。

先前接過他的一封信，寫着：『……既然你沒有法子應付你們那裏的社會，天天爲着種種事情在生氣，倒不如到我這裏來住住也好。我這裏雖沒有好的東西款

待你，但至少我是把你當作弟兄一般看待的，不會使你有什麼翻筋斗的麻煩。而且這裏的纖細的自然正歡迎着在你們的大自然中厭倦了的你呢！」

我本來沒有從中國社會退却的意思，然而一旦讀了堀口君的來信，就覺得還是到外面去玩玩好，就這樣敏捷地離開了中國。

堀口君的小家庭是在海邊的一個安靜的小城市裏。一切景物正如堀口君的信上所說，都是纖細的。房屋是可移動的小建築。山沒有山的形狀，樹木也只有細小的枝條。連海也恬靜得起不了波濤。

堀口君依舊保持着他那清癯的面貌，和他那平和的態度。妻子是一個能操作的溫順的圓臉女人，很能合他的『把小孩養大就好』的條件。兒子是活潑的四歲的小孩，有着比母親的更圓的臉。

我住在這麼簡單的家庭裏，整天看着這麼簡單的臉孔，像讀書本似地把這些完全背誦熟了。我就這樣安靜地住了下來。比住在自己家裏還放心，其實我本來就

何曾有過家呢？

堀口君現在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仰者。他因為父親信奉着日蓮上人一派的日蓮宗佛教，自己也就承繼似地信仰起來，雖然遺產是完全歸那做長子的哥哥承受去了。他的夫人因為丈夫信仰這宗派，也就跟着信奉着。他的孩子雖然連話語都說不清楚，也常常跟着父母唸起經偈之類來。

對於這個我完全不懂。我連日蓮上人的法華宗和親鸞上人一派的禪宗有什麼分別也不知道，更不能夠判斷「南無妙法蓮華經」和「南無阿彌陀佛」的高下了。

「床間」上放着神棚，裏面供着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彷彿有許多紙條似的。此外「床間」的壁上還貼着許多紙條，全寫着死人的名字，從堀口家的先祖之靈一直到親戚家的小女孩之靈。

早晨我還睡在樓上的被窩裏就聽見他們夫婦在客廳裏唸經，那時我用模糊

的睡眠看窗戶那面，似乎天並不會大亮。晚上我睡醒了一覺在被窩裏依舊聽着這夫婦的虔誠地唸經的聲音。世間再沒有比這夫婦更安分守己的人了罷，我不禁要這樣想。

堀口君在學校裏的鐘點並不多，再加上一點預備時間，也費不了多大的工夫。我初到的時候，正是秋季開學後不多久，他還有許多時間陪我去玩，看那恬靜的海，或登那沒有山形的山。我們也常常談話。我對他談起我這幾年翻筋斗的經過，他只是搖頭嘆息；而他向我敘述他的一些生活故事時，我却帶着憐憫的微笑聽。

「嗓子君怎樣了？」他從沒有向我提起嗓子姑娘的事情。甚至連那姓名也彷彿被他忘却了似的。但我有一次和他在海濱散步歸來的途中，却無意間這樣發問了。

他吃驚地看着我，那神情似乎在驚奇：怎麼你還能夠記起她來？接着他把嘴唇

略略一動，那清癯的臉顯得更清癯了。他於是把眼睛掉去看那邊天和山連接處掛着的一片紅豔的霞光，用了似乎不關心的低微的聲音慢慢地說：

「她嫁了一個商人，聽說近來患着厲害的肺病呢！」

他似乎想把話猝然堅決地收住，但那尾聲却不管他的努力，戰抖般地在後面長長地拖着。我知道他這時的心情，也就不再開口了。

回去，雖然時候還早，他却虔誠地跪在神櫺面前唸起經來，大概一口氣唸了兩個鐘頭的光景。

第二天早晨他沒有課，就上樓到我房間裏來，第一句話就是：

「昨晚和唎子君談過話了。」

這句話使我發呆了。他昨晚明明在家裏唸經，並沒有出外去過，家裏也沒有客人來，怎麼他會和唎子姑娘談話呢？若說他和我開玩笑，但看他的臉色又是很莊重，而且略帶了一點喜色。我驚疑地望着他，不知道怎樣問他纔好。

「這是宗教的力量呢！」他充滿了確信地對我說。「我昨晚唸經的時候，她在「床間」上出現了。她說她還記念着我。她說她的身體還算好。她說我們還有機會見面。她說以後還有幸福在等着我。所以我今天很高興。」

我沈吟地微微搖頭，不答話。他知道我不相信，便又加重語氣地解釋道：「這是很靈驗的呢！我已經有過好幾次的經驗了。靈魂和人不同，靈魂是不會騙人的。」

「但是她並沒有死……」我不和他細論，只在中途抓住了一句話來問他。

「不管死或活，靈魂是可以到處往來的。最要緊的在於感應。」他理直氣壯似地回答我的質問，他的信仰確實是很堅定，但我看來他却是在愈陷愈深了。只是我有什麼方法能夠使他明白這一層呢？

「這不會是假的。我的父親說是從這信仰得了不少的好處。許多人都從這信仰得了好處。你多活些日子也就會明白的。其實要是你能夠像我這樣相信牠，你也可以少得許多苦惱，少翻些筋斗。」他率直地對我這樣說了。他說話雖然不及我的

教授同事們的嘴甜蜜，然而他的真摯和關切是一眼就可看見的。我雖然討厭這種道理，我却感激他的好意。而且拋棄了國家的界限來看人，直到最近還是罕有的事，至少那般新聞記者是極力反對這種看法的。因此對他的這種關切我更不得不表示感激了。所以我只是「唔」了一聲，並沒有反駁他。

我故意把話題引開，我們愉快地談了好些話，後來不知道怎樣又轉到靈魂上面來。我忍不住猝然問他道：

「你真的相信有鬼嗎？」

「當然，沒有鬼還成什麼世界？」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好像這是天經地義一般。

「什麼？」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拖長了聲音表示疑惑。

「這是很淺的道理。要是沒有鬼，那麼我們在什麼地方去找尋公道？這世界裏的一切因果報應都要在鬼的世界裏找到說明。一切人的苦樂善惡都有牠的根源

和結果！他堅信地闡明了他的這奇妙的道理。我雖然不明白這種論法，但我對於他的思想和行爲却漸漸瞭解了。

他這人並不是如我從前所推想的那麼簡單罷，甚至連他也在這社會組織裏看出了不公平，而且覺得對這不公平還應該做一點事情。但是他馬上又輕易地把這責任交給他理想中的另一個世界的統治者，自己只在嗾經跪拜等等安全而無用的舉動裏找到唯一的庇蔭了。爲了使他的良心得到慰安，鬼的世界就逐漸地在他的腦裏展開來。鬼就是這樣生長的罷。

「我明白了，」我淡淡地對他說。其實我明白的只是這個，並不是他的那番話。他自然誤會了我的意思。於是我們又把鬼的問題關在腦裏了。

我在這安靜的生活裏開始感到了寂寞。靠看書過日子，這辦法很使我不舒服。一個人往外面跑，也沒有多大趣味，況且這芝麻大的一個小城市，我不要幾天的工

夫，就把什麼地方都逛完了。家裏呢，又永遠是那一對夫婦和一個小孩，連客人也不見來一個。

掘口君的唸經的工作突然增加起來。下午唸經的事情也有了。他下課歸來後便忙着在神樹前跪拜。有一天他唸完經馬上就急忙地提了一個包袱出去。過一些時候他回來時我還在庭前散步，便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來。

「到海邊去了。是去拋擲供物的。」他簡單地回答道。

我不明白，又問了『什麼供物……？』

「前天也去海濱拋過一次的。那是爲了另一個死去的朋友。昨晚我的一個中學同學的靈魂到了我家裏來，那人死了不過半年，是死在滿洲的。他來向我哭訴。所以我給他唸經，我供他。供完了就把供物擲到海裏，也不再回頭去看。他的靈魂就會平安地到別處去，不再到我家裏來了。」他感動地解釋說。

我想他大概昨晚做了什麼怪夢罷，其實這類的怪夢我不知做了多少。要我認

真地一一供祀起來，說不定會使我傾家蕩產也未可知。我也不去管這些，就隨口問道：

「這樣的事情近來常有嗎？」

「怎麼不是從前也偶爾有過。近來却突然多了起來。已經供過四五個人了。明天後天都有供的，還有一個是我妻子的好朋友。近來我家裏的鬼多着呢！」他嚴肅地回答道。歇了片刻，他又向我謝罪說：「很對不起，使你聽這些話，你不會害怕嗎？」

「哪裏？」我接口回答着。這短短的一句「哪裏？」把他的全部話語都給否定了。

在堀口君的眼裏看來這家裏大概還是鬼比人多罷。在我的眼裏不但看不見鬼，連人也少看見。堀口夫人是溫順到使人覺得就像沒有她這個人似的小堀口君却喜歡出去找小伴侶遊玩。堀口君又要到學校去授課。我一個人住在樓上就彷彿是在古廟裏修行了。雖然受着兄弟般的親切的待遇，但是在這裏我的心的寂寞却

一天天不住地增加起來。在這時候再看見有人畫了鬼影放在我的眼前幌動，就像在火上給灌了煤油。寂寞猛烈地燃燒起來，我的心便受着這熬煎。但這一層堀口君不知道。同時在中國的那般教授同事們也不會知道的。在友誼的款待裏我受苦，在陰謀的圍攻中我動氣。我就是命定了的這樣一個恹貨罷。

夜晚在樓上讀着堀口君的藏書，爲那些死人的陳腐的話語動了火，苦苦地思索着那般著書欺世的大騙子們玩的一貫的把戲；同時又聽見堀口君在樓下客廳裏唸經的聲音，這中間夾雜着超度死人的語句，還有和神鬼之類的對答。我無意間第一次分辨出這種種的聲音，彷彿就看見許多鬼在下面走動。我的心情突然嚴肅起來。自己反爲這事感到更大的煩惱了。

一個世界在我的眼前展開來，這就是堀口君所說的鬼的世界罷。是一片無垠的野原。沒有街市，沒有房屋。只有人，那無數的人。赤身帶血的，斷頭缺腿的，沒手沒脚的，披着頭髮露着柴一般的黃瘦身體的，還有那無數奇形怪狀的……都向着天空

呼籲似地舉着雙手。就是這樣的一些東西嗎？那麼堀口君所說的公道又在哪裏？請因果報應在這裏能夠有怎樣的說明呢？我們世界裏的苦樂善惡和這又能夠有怎樣的根源與結果的關係呢？倘使這眼前的幻景是真實的，那麼這些鬼應該比活着時更明瞭這社會組織是什麼樣的東西罷。那個陷在錯誤的泥淖中爬不上來的堀口君唸經的聲音這時候突然消滅了。於是一個哭聲低低響起來，起初低微得彷彿只在我的心上響，過後却漸漸地加高。那鬼世界的景象又一度展現着，無數的鬼都哀訴般地哭了。

奇怪！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在那哀哭着的鬼叢中忽然出現了許多穿着華麗的衣服的紳士般模樣的肥胖的東西，露了牙齒猶笑着，就抓起鮮血淋漓的瘦鬼放在嘴邊啃。其餘的瘦鬼帶着哭聲往四面散逃開來……

『去罷，去罷，』我憤然地叫了。我對於生活在這大欺騙中不能夠做一點事情的自己也憎厭起來。我用力揮舞着右手，好像要把眼前的鬼世界掃去一般。接着我

又抓起那騙人的書本往地上擲。這一來果然那幻景就馬上消滅了。耳邊響着的依舊是堀口君的唸經的聲音。此外就只有個寂寞的世界。沒有一點人的聲響，那寂寞就像利刀似的在我的心上劃着，我用手撫着胸膛，癡呆地望着窗外的一片黑暗，苦痛地疑問着自己是死是活。

又一天。在安靜裏過一天就像過一年似的。

「唉子君的消息來了。她在逗子的醫院裏養病，」堀口君忽然對我這樣說，那時是傍晚，他帶了孩子和我在海濱散步。

「她自己寄了信來嗎？」我問道，我也很想知道唉子姑娘的事情。

「不，我是從家裏的來信裏輾轉知道的，所以只知道這麼一點。我怕她的病加重了。」他說着，臉上現了無可如何的愁苦的神情。

這回答使我也感到失望。但我知道他的苦痛却比失望更大。似乎他至今還保

持着從前對嗓子姑娘的愛情，依舊是那麽深，沒有減少一點。不過他把牠埋在心的深處，只偶爾無意地在人前流露一下罷了。他這種人永遠把苦痛咽在心裏，對於一切的橫逆，都只是默默地順受，甚至把這當作當然的道理，或者運命。但是在心裏他却傷痛地哀哭着他的損失。我的這種看法不會錯。好像故意給這一個證明似地他又接着說：『不知道怎麼樣，我總耽心着她的病，恐怕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他皺着眉，一層黑雲堆在他的額上。

『她的靈魂不是告訴過你，你們還有見面的機會嗎？不是說還有幸福的日子在等待你嗎？』我安慰他道。我的口才很拙，倉卒間說了這樣的話，倒像是在故意譏笑他了。

『是呀，我本來是這樣想的呢！但得到她在逗子患病的消息以後，總覺得有些放心不下，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他倒把我的話認真地聽了，用很軟弱的聲音，辯解似地說，兩隻眼睛茫然地望着海天交接處的絢爛的雲彩。孩子在旁邊拉着

他的手絮絮地向他問話，他也彷彿聽不見了。

「何必這樣耽心呢？反正她現在又和你沒有一點關係，你們平日連信也不寫一封，」這是我勸他的話。自己也知道這種話沒有力量，但也找不出更適當的話來了。不懂文學的人似乎連應對之才也缺乏，無怪乎要爲紳士們所不容。但是堀口君却又把這當作誠摯的勸告聽了，而且更真摯地回答道：

「正是因爲這樣，所以更不能不關心她。這一切似乎都由一個運命來支配。自己只感到無可如何的心情。仔細想起來，人生實在是無聊呵！」

說這些話時他依舊望着天邊。但雲彩已經變換了。先前は淡紅色的晚霞，現在成了山峯一般的黑雲。夜幕像漁網一樣撒在海面上，海依舊是睡眠似的恬靜。潮慢慢長起來。小孩因爲父親不理他，早已跑開，在海灘上跑着拾貝殼玩去了。

過了二十幾年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以後他終於吐出了絕望的呼籲，在這一剎那間所謂萬能的宗教也失掉了牠的力量。便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人，倘使一旦睜

開眼睛看見自己的心的深處的傷痕時，也會對那所謂萬世不移的天經地義起了疑惑罷。至少這時的堀口君是對那存在的一切懷了不滿足之感了。

『人生並不是這麼簡單的罷。』看見他在自己造成的運命的圈子裏的呻吟婉轉的樣子，我也被感動了。我的天性使我說不出委婉的話。我便率直地把他的話否定了。『只有不能支配自己的人才會被命運支配……』

我還沒有把話說完，就被他忽然阻止道：『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這周圍非常靜寂；如果有聲音，那就是海水的嚶語。不然他一定是聽見自己的心的呼號了。便是最能夠忍受的心，有時也會發出幾聲不平的叫喊罷。然而不幸的是我知道他會用千百句「南無妙法蓮華經」來埋葬這顆心的。我能夠把他的這顆劫後餘燼般的心取出來洗練一番嗎？我一個人兩隻手要來抗拒那二三十年來的他的環境的力量，這似乎和我從前在教授中間翻筋斗的事情一樣，太狂妄了罷。但是像我這樣的素材總高興揀狂妄的事情來做。

我正要說話，孩子却在那邊大聲喚他，他忽然皺一下眉頭，用苦痛的聲音對我說：「回去罷，」就走去迎他的孩子。

逗子的信來了。信封上鑲印着黑邊，裏面一張紙片印着下面一類的語句：

賜寄亡妻咲子的供物，拜領之後，不勝感謝。亡妻遺體已於某日安葬在逗子的某地，道遠不及通知，請原諒。

夫 大口某某

父 大口某某

從堀口君手裏接過這紙片讀了兩遍，不由得想起了法國女人和日本女人的問題。兩隻發亮的眼睛彷彿還在紙片上閃動。那個曾經在三鋪席房間的電燈光下

面一度光輝地閃耀過的處女的面龐又在我的腦裏浮動起來。

「怎麼突然來了這東西？」我呆呆地問。

「是呀！第一次的通知並不曾接到，也沒有送過什麼東西去。不知怎麼却來了這謝帖。這錯誤竟使我連她死去的日期也不知道。」他那極力忍住而終於忍不住的淒愴的聲音，我聽着更增加了我的寂寞。

橫山咲子的面顏最後一次在我的腦裏消去了。我把鑲印着黑邊的照片還給堀口君時，看見他在拭眼淚，就說：

「人反正是要死的。死了也就不必再活了。其實我好幾年前就耽心着她會來一個「心中」呢！誰知她倒多活了這幾年。」

我把話說完，纔知道自己又說了不恰當的話，真是個粗人，但也沒法改正了。

「你怎麼知道？」他驚訝地問我。

「什麼？」我聽見他的意外的問話，不覺更驚訝地反問。

「心中」他加重語氣地說。

「心中？我不過這樣推測，報紙上不是常有「心中」的記載嗎？老實說我從前倒耽心着她也會和你來一下這把戲。」我說得很老實。

「哦！」他嘆息地應了一聲，驚訝的表情沒有了，代替的是悔恨。於是他告訴我：「她的確幾次向我這樣提議過，我都沒有答應。最後一次她約我同到華嚴灘去，是寫了長信來的，我也回了一封信去，說：一切都是運命的安排，人沒有一點力量，所以違抗運命的舉動是愚恣的。我們只是一葉小舟，應該任憑波浪把我們載到什麼地方去。順了運命活着，以後總會有好的結果……這樣她就和我決裂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如果我當時答應了她，我這時也不會在這裏了。我知道她的決心是很堅強的。前天夜裏還彷彿夢見和她去什麼地方「心中」似的。」

「現在好結果來了罷。」我聽完他的故事，只說了這短短的一句話。也許是譏諷，也許是同情，也許是責備，也許是疑問。其實這些全都包含在這話裏。我不能夠相

信在那時的他們的面前就僅僅有他所說的兩條路，我不能夠相信應付生活就僅僅有這兩個辦法。事實上他把那個最重要的忘却了。

「現在好結果來了罷，」他疑惑似地重複着說，過後猛然省悟地責備自己道：「自己種的苦果自己吃，沒有什麼話可說。」臉上立刻起了一陣可怕的慘苦的痙攣。我看見這就彷彿看見牲畜在屠刀下面哀號。心裏也起了戰慄。

「那麼你還相信運命嗎？」我不安慰他，却責備似地追問道。他不回答我，只是低了頭挺直地跪在座蒲團上面。

學校裏放了年假。一連幾天堀口君都忙着在唸經和拋擲供物。差不多每天吃中飯的時候，他都要告訴我：昨晚某某人的靈魂又到我家里來了。於是就簡略地告訴我那個人的生平。無論是男或女，那些人都是這社會的犧牲者，而堀口君却說這全是順從運命的好人。於是傍晚他就提了一包供物到海邊去把那親友送走了。

而在家裏又會有另一個親友的靈魂在等候他超度。

這個人，當他對着我伸訴痛苦的時候，他露出等人來援救似的無可奈何的心。俯躬跪在神櫺前面，他却毫不遲疑地來超度別人的靈魂了。這也許是宗教的力量。但這宗教却把那無數的鬼放進了他的家中，使他與其說是活在人間，不如說是活在鬼的世界裏。

新年逼近的時候，平日默默地勞動着的堀口夫人便加倍默默地勞動起來。在堀口君，也多了一件寫賀年片的事務。只有那小孩是更高興地往各處找朋友玩。樓上不消說是靜寂得像一座墳墓。我一個人在那裏翻閱陳腐的書籍，受古聖賢的圍攻。

新年一來，這家庭似乎添了一點生氣。郵差不斷地送了大批的賀年片來，拜年的人也來了不少，雖然大都不過是在玄關口留了名片或寫着「御年賀」的紙卷，並不曾進房裏來。但門前的人影究竟增加了許多。小孩也時常帶了他的朋友來，多

半是些穿着很整齊的和服的小姑娘。常常在庭前用羽子板拍着羽根（毬子）玩。這雖是女孩的遊戲，但近年來已經有不少的少年在玩着了。

勞動了一年的堀口夫人，在她的蒼白的圓臉上也露了笑容，多講了幾句話。晚上沒有事情，也把我邀到客廳裏火爐旁邊去玩「百人一首」。玩這種遊戲我當然比不過他們夫婦。

堀口君有四天沒有到海邊去了。大概新年裏鬼也需要休息罷。但是一月五日這天的午後他忽然又勤苦地唸起經來，一連唸了三四點鐘以後他就在下面大聲對我回到海邊去。我走下樓看見他提了一包供物站在玄關口。

「昨晚又有誰的靈魂來過了嗎？」我一面穿木屐，一面問道。

「就是橫山咲子君。我回頭再告訴你。」他嚴肅地低聲說。

我們便默默地走了出去。

從海邊歸來的途中……

我們依舊在那些窄巷裏繞圈子。掘口君說過了那簡單的回答後，就不再作聲。兩人的木屐在土地上沉着地發響。我被沉默窒息着，不能忍耐下去，便開始說：

「那恐怕是夢罷。你看見她是個什麼樣子？」

「夢不就是可信賴的嗎？我屢次做夢都有應驗。」他停了脚步，說着話望了我幾眼。前面幾步遠近豎着那「馬頭觀音」的石碑。他走上去，合掌行了一個禮，他走過這地方總要這樣地行禮，我看見過好幾次了。

「她的樣子很憔悴，眼含着淚，要我救助她。所以我想她做鬼也很不幸，今天給她唸經超度過了。以後還要給她唸經呢！」他繼續說，聲音有點改變，我明白是一陣悲痛的感情侵襲來了。但我好像不知道憐憫似的，不去安慰他，却說了類似反駁的話：

「她不是順着運命活過了嗎？那麼她應該有好結果呢！你給她的信上不是這

樣說過的嗎……？」

「但是……但是——」他彷彿遇着了伏兵，突然忙亂地招架起來，說了兩個「但是」便再也接不下去。

「但是一切都錯在運命上面。這運命也只有你一個人纔知道！我不相信這些。即使真有，我也要使牠變成沒有！」我氣憤地說。我看見他招架不住地往後面退走了，便奮勇地追上去。

他不再和我交戰了。他只顧埋着頭走，口裏含糊地唸着什麼，像在發嚙語一般。但在我的耳裏聽來他唸的並不是「南無妙法蓮華經」，而是「我錯了」一類的話句。

這晚上堀口君忽然現了非常煩躁的樣子。晚飯吃得很少，老是沉思一般地不說話。而且因一點小事就把小孩罵哭了起來。飯後說要玩「百人一首」等堀口夫

人把食具收拾乾淨，拿出牌來時，他忽然又說不玩了。就一個人跑了出去。他的妻子問他夜裏還到什麼地方去，他也不回答。

我回到樓上，又受着腐儒的圍攻。雖然房間裏擺着火鉢，却變得非常寒冷了。接着來的是寂寞。周圍靜寂得很可怕。忽然不知從什麼地方有人唱起了謠曲，那蒼涼的聲音在靜夜裏聽來就像是鬼哭一般。這許久還不見堀口君回家。於是風起來了，一吹便吹散了謠曲。樹木哀叫着，房屋震搖着，小孩也在下面哭了。這樓上就如一個鬼窟，我不能夠再坐下去，便毅然站起來，走下樓，到玄關口去找木屐。

「張君，要出去嗎？到什麼地方去？」堀口夫人在房裏用了焦慮的聲音問道。

「海邊去！」我毫不思索地這樣回答着。不等她說第二句話，就冒着風急急走出門去。

海完全變了模樣。

我認不清楚平日見慣的那海了。潮暴漲起來，淹沒了全個海灘。憤怒般的波濤還不住地往岸邊打來。風在海面上面吼叫地飛舞着。海在風下面掙扎地跳動着。眼睛望過去，就只看見一片黑暗。黑暗中幻象般地閃動着白光，好像海在眨眼睛。海在張口吐白沫。

那浴場已經消失在黑暗裏，成了一堆陰影，躲在前面。每一陣風衝過來時，會使牠發出怪叫。我去找那些岩石，就是這傍晚我在那上面站過的，連一點踪跡也看不見了。

我站在岸邊，望着前面海和風搏戰的壯劇。一座一座的山向着我壓過來，腳下的石級忽然搖幌似地在往後面退。風乘着這機會來震撼我的身子。我的臉和手都像着了利刀似地發痛。一個浪打來，那白沫幾乎打濕了我的脚背。

我連忙往後退了兩步，定了神，站穩了脚跟，想起方纔幾乎要把我捲下去的那巨浪，還止不住心的跳動。

黑暗一秒鐘一秒鐘地增加着。海瘋狂似地拼命撞擊着岸。風帶着一長列的怪聲迎面飛了過來。這一切都像在尋找牠們的犧牲品一般。

對着這可怖的景象我也感到驚奇了。平日是那麼恬靜的海遇着大風的時候也會這樣奮激地怒吼起來！

「可惜堀口君不在這裏，不然也可以給他一個教訓。這海可以使他知道一些事情。」這樣自語着，一個人漸漸地入了深思的狀態裏。

風割着我的臉和手，我也不覺得痛；浪打濕了我的腳，我也不覺得冷了。我一個
人屹立在風浪搏戰的壯劇的前面，像失掉了全部知覺似的。

「張君，你來了！」一個意外的聲音使我驚醒過來。我不自主地掉頭看後面，正
遇着堀口君的發光的眼睛。在那清癯的臉上我看見這樣的發亮的眼睛還是第一
次。尤其使我驚訝的，是他會到了這地方來。

「你看見了這一切嗎？」我略一遲疑便驚喜地發了這問話。

他點了點頭，然後用沉重的聲音說：「我比你早來了許久。」
我驚疑地看着他那發光的眼睛，帶了暗示地自語道：

「奇怪，想不到那麼恬靜的海也會這樣可怕地怒吼起來。」

「不要說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煩躁地說。我覺得他的手在微微地顫抖。
我沒有答話，只是驚疑地望着他。

「回去罷。回到家裏我有話要對你細說。」過了半晌他纔繼續說了這一句，但聲音却比較鎮靜多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

人

一個人在屋子裏做的夢

—

我並不是一個健忘的人。我也有記憶的。我把一個一個的記憶堆在我的後面，像一個一個的石子。牠們漸漸地加高起來。太陽晒着牠們，雨淋着牠們，還有人拿刀斧和鋤頭砍牠們，挖牠們，但牠們依舊高高地堆在我後面，終於造成了一匹山——我的記憶的山。

這記憶的山是鋼鐵一般地堅實，但又是水晶一樣地透明。我每次回過頭去看牠，在那上面我就會看見無數的人的面顏。他們怎樣從黑暗裏爬起來，到了一個高

度，又怎樣落回到黑暗裏去，他們消滅了。而他們經過的那徑路，却永遠印在我的記憶的山上。這裏很清晰地留着他們的歷史。許多的人在這山上面使過一刀一鋤，牠始終沒動搖過一次。我也很健壯的活着。而他們自己却像煙霧一般地散去了。

最近一個年青的朋友寫信來說我軟弱。他說他將來會比我強健，我祝福他，希望他不要讓他的記憶被一刀一鋤磨掉。

今天想着那個年青人的話，我又一次靜下心來，去回顧那記憶的山，在那透明的水晶體上忽然現了一粒黑點。這黑點擴大起來，成了一團，遮蔽了我的眼睛……

二

我住在寄宿舍裏。我已經在床上睡熟了。我每晚都要做夢，一些苦惱的，恐怖的夢。甚至在夢裏我也得不着休息和快樂。

我忽然醒了起來。我有着這樣的一個習慣：連一點些微的聲音，也會打破我的

夢景。我茫然地睜大了眼睛，望着房裏的黑暗。門開了，走廊上的燈光射進來，一個肥大的黑影向着書桌那面撲過去。接着又現了一個較瘦的影子。後面又是一個皮鞋聲吵鬧地響着。這一切發生得非常迅速。我還來不及仔細思索，忽然電燈光就強烈地亮起來。我看見五個穿西裝的人在我的房裏，我有點吃驚，又疑心還在做夢。我伸手擦眼睛想看清楚一點。一個聲音在旁邊響着。他們叫我起來。我拿開手。我馬上就明白了。那個肥胖的漢子，我看見過。我認得他。他是一個高等便衣偵探。

我馬上下了床，披上一件大衣。另一個偵探頗有禮貌地對我說話，要我多穿一件衣服。牠說夜裏很冷。不錯，雖然是在四月，但這裏夜間還是很冷，而且兩天前才下過一次大雪。

我這時候心裏倒變得非常平靜了。我猜得到他們是爲了什麼到這裏來的。我彷彿早就預備好了等他們來一般。這幾天因爲傀儡戲要搬到這裏來演，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籠罩着這個都市。我接連得着了一些朋友失蹤的消息。而且就在這

晚上我從外面買了一包舊書回來時，正遇見那個偵探在樓梯旁邊和別的兩三個人談話，好像在談什麼重要的事情。

我穿好了衣服。那個肥胖的偵探就要我把壁櫥打開。另一個却自己動手開了書桌的抽屜，把朋友們的通信全都取出來，隨意地拆閱了。我在旁邊冷眼看着。那時候一種奇異的感情佔有了我。我沒有恐怖，也沒有憤怒。我很平靜，簡直可以說是無感覺。也許是憤怒到了極點，變成麻木了。

壁櫥裏堆滿了幾百本破書，都是化了許多工夫，在許多舊書店裏尋找來的，我的錢和時間全化在這上面，並且還是牠們使我能夠在這都市留到了這時候。我愛牠們，我小心地把牠們放在一起放得很整齊。然而如今在這位先生的肥手裏，一切都遭蹂躪了。他的檢查是很仔細的。上一層的書他一本一本地看過。但我想他能夠看懂什麼呢？那用五六國文字寫成的古怪的書籍，他一生究竟能看到幾次？下一層裝滿着現代文學全集，大思想全集一類的圓本書，應該是容易懂的了。他却也怕麻

煩，懶得去翻芥川龍之介諸位的大著。他無意間把一本室伏高信的反亂的社會學拋在床上。另一個偵探却把這當作了寶貝似的拿在手裏。第三個偵探就把我那隻唯一的皮箱從壁櫥裏端出來，放在床上。箱子沒有鎖，他們便揭開蓋子，幾個人圍着嚴重地搜索了一番。沒有什麼東西。其中有一個聰明的人，恐怕他們的眼睛沒有看清楚，也許會看漏了什麼重要的證據。他便自告奮勇地去把懸垂在書桌上的電燈移過來。但不知道怎樣他剛剛伸手去挨電線，就起了一個輕的爆發聲，電光一閃，房間沉落在黑暗裏了。

五個壯大的漢子全都着了急，張惶起來，不知道怎樣才好。四個人抱怨着那個聰明人，使潁他打開門，不住地跑進跑出，也想不到法子。我一個人，在暗中禁不住要笑。他們似乎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於是聰明的先生勇敢的出去了。

在黑暗裏時間過得特別慢。大家沉默着。沉默接着就變得很難堪了。我靠了牆壁站着，我的思想漸漸活動起來，在許多事情上面打轉，我在想這時候我應該取什

麼樣的態度，而且預料會有怎麼樣的結果，憤怒的念頭像一根針，刺進我的腦子。但我還能夠壓抑住我的感情，向他們淡淡地問道：「究竟爲了什麼事情？」

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句不熟練的北平話送進了我的耳裏：「有很多事情。」

好，反正落在你們的手裏了。且看你們做出些什麼事情來——這一想我也就不作聲了。

出去的人沒有一點消息。沉默統治着這房間。全個宿舍裏沒有一點聲音，似乎連聽差也睡熟了。空氣悶得我透不過氣來。我彷彿就在一座墳墓裏面，好像全個世界都死亡了。在這窒息人的靜寂裏我又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心的壓迫，我直立地靠在牆壁上，彷彿半個身子已經進了墳墓，只等候再一排槍來完結我的一切。

「你冷嗎？」一句異邦的語言打破了沉默。

「不冷，」我昂然回答道。

「你坐罷，事情還多着呢！」

我不作聲地在床上坐了。皮箱無力地躺在我的旁邊。在廊上鐘聲響着；清清楚楚的兩下，就像垂死的人的叫號。才兩點鐘！我卻覺得已經過了一個世紀了。

三

好容易等到了那位聰明的先生，他像抱着勝利品似地拿了一把洋燭進來。他得意地把那七八隻洋燭全都點燃了，桌上是洋燭，手裏也是洋燭，屋子裏奇怪地發亮着。燭光抖得那麼厲害。於是在一陣忙亂中最後的搜查開始了。大家忙着，急急東翻西弄，壁櫥很快地變成了一個大字紙箋。那個懂北平話的語言學家一面讀着朋友們給我的信，一面極其瑣碎地訊問我的過去。

另一位先生找到了我這天早晨剛從銀行裏取來的鈔票，要我全都揣在懷裏，又要我把表也揣着，還叫我把臉帕也帶着。他並沒有說出要我到警察署去的話。但我已經完全明白了。

檢查到這裏就算完結。他們把我的信包在一起。那個把室伏高信的著作當作聖寶的人要把這書也帶去，還是那個胖子明白些，他說：這樣的書到處都有，拿去幹什麼？

洋燭被吹滅了。他們押着我出來，一個偵探把鎖遞給我，要我自己鎖上門。我做了。我想他們的辦法真妙。這時候沒有人看見，也不會有人知道這事情。現在房門又鎖得和平時一樣。甚至我的朋友也不會知道我到什麼地方去了。

五個人很客氣地陪着我下了樓。下面門大開着。對面一家中國飯館裏還有燈光。天空黑暗着，沒有星。空氣都很新鮮，自然也很冷。我仰望着天空深深吐了一口氣。

四

我並不問他們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只顧默默地跟着他們走。走不幾步，後面却起了脚步声，一個偵探便急忙跑回去尋找他的新的俘虜，但又空手地趕了回

來，我們走進了大街。一輛汽車在我們面前停住了。但一看見那幾個人，汽車夫就連忙開起車走了。他們沒有作聲。我想，警察署大概就在很近的地方。果然走不多遠便到了那裏。其實那地方我是時常經過的，不過從來不曾注意過，我想不到這所高大的洋房會是警察署。而且更想不到我有一天會被人帶進這裏面去。

警察署裏沒有晝夜的分別。這時電燈非常明亮，好些人在裏面辦公。我跟着他們上了樓，進了一間屋子，這大概是他們辦公的地方了。

他們很客氣地讓我進去，叫我坐下來。一個人端了一盆火到我旁邊，另一個人給我倒了一杯茶。

這裏面原有一個人，看見他們帶了我進來，便不高興說了一句：

「這個東西倒了不起，」是句罵人的話，刺得我的心微微發痛了，但我只得裝做不聽見。

審訊開始了。五個人裏面年紀最大的一個是總廳派來的什麼課長，面貌很平

常，嘴唇上留了一撮小鬍子。他現在來做審訊員。他說的是他本國的語言，不過很簡單。其實他的審訊就是十分簡單，而且簡單得連我也料想不到。

「你以前在什麼地方畢業？」

「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來做什麼？」

「費用是什麼人供給的？」

問了這樣簡單的話以後他忽然在一張紙上寫了「×××」三個字，這是我的一個朋友的姓名。這人在北平做過教授，但在這裏却被人當作流氓看待了。他問我認不認識這個人；問這個人在中國幹些什麼事情；問我什麼時候認識他，又怎樣認識他；問我最近到他家裏去過沒有，什麼時候去的，是一個人去還是幾個人去？他得着答覆，就寫在手邊的兩張紙上。那上面已經寫了好些字。我想他們一定先在那朋友家裏去了過來。但是那個理想主義的詩人，梵樂希的讚頌者在這裏會幹什麼搗亂的事情嗎？

果然這時候電話鈴響了。我聽見他們回答說：「人已經捉了來，不過什麼也沒有……。」我想這電話也許是從我那朋友住在的濱海的城市裏打來的罷。

審訊就這樣簡單地完結了。我坐着烤火喝茶。斜對面坐着那個語言學家。他一面烤火，一面讀我的信。結果也只使他失望。他便搭訕地對我說：「今晚的事情，你想不到罷。」

「當然，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他笑了笑，接着說：「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是你朋友的事。」他的北平話真正不高明。

「你今晚什麼時候睡覺的？」另一個偵探用他的本國話問道。

「十二點鐘。」

「那麼你現在很疲倦罷。」

我點點頭。

於是在他們略略交換了幾句話以後，那個語言學家就有機會賣弄他的才能了。他帶了古怪的口音說道：

「今晚上的事情很對不起你。不過我們也是奉了上面的命令。現在沒有什麼事情了。請你——」

我以為他是請我回家去。誰知他却接着說：「在我們這裏睡一晚。明天再問一次就沒事了。我現在陪你下去。」

我沒有說別的話，默默地跟着他走出房間，走下一級一級的石梯。轉一個彎又轉一個彎。我很明白，他一定是把我送進牢裏去了。

「這事情很對不起你。但是也沒辦法。下面地方很髒。你將就睡一晚罷。我們知道你不是壞人。你是受了朋友的累。」

我不作聲。只顧跟着他走。我又替那朋友耽心；又描想着下面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光景。心裏洶湧着波濤。我費了大的努力才恢復了平靜的心境。

五

我們是站在鐵門的前面了。一個警察的頭從鐵格子裏露出來。

我聽見一出鑰匙的響聲，接着起了鐵門門的沉重的聲音。門開了。語言學家陪了我進去。

這時候再用不着什麼解釋的話了。警察不客氣地叫我舉起兩手。他開始搜我的身上。所有的東西都被他拿走了；錢，表，紙片，甚至褲帶，和先前他們叫我帶去的臉帕都給他搜了去。在這之間語言學家就沒有閉過他的嘴。他不住地給我解釋：——

他說：「東西不會失掉，你可以放心；」他說：「你不是壞人，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他說：「對不起你，我們也沒有辦法；」他說：「你明天就可以回去；」他說：「你的表不是在上海買的罷；」他說：「裏面都是壞人，你不要和他們說話；」他還說了許多許多，但這偽善的態度快要叫我發嘔了。

這裏兩邊共有十個監房。警察打開了其中的一間，叫我進去，馬上就把門門上鎖了。外面的門起了大的響聲，大概是語言學家出去以後，大門又鎖上了。

一重一重的鐵門，那麼堅實的門門，那麼大的鐵鎖……外面還有那一級一級，左彎右拐的石梯……

六

裏面充滿着鼾聲和臭味。暗黃色的燈光微弱地顫動着。三鋪席寬的小小地方，已經睡了七個人，外面的一頭還只有三個，剛剛在門邊留了一個空位，我便躺了下去。地板很硬，上面不過鋪了一層薄薄的席子。沒有枕頭，而且沒有放腳的地方。

我扣緊大衣的鈕扣，彎了腿躺着。懸垂在我頭上的電燈光討厭地搔着我的眼睛。我用手蒙着臉。我極力壓抑住我的紛亂的心曲，希望能夠睡一些時候。然而這努力完全沒有用。憤怒從心裏升了起來，燒着我的身體，燒着我的頭腦。我的全身發了

熱。感覺變得更銳敏了。那令人發嘔的臭味從四面八方襲來。

「你進來睡罷，」旁邊的那個囚人翻了一個身，揭開那張窄小的薄薄的毯子，要我進去，我應了一聲，就把毯子往身邊一拉，蓋了一半在大衣上面。

我剛剛閉着眼睛，一個警察大步走過來，把門上傳遞東西的洞口打開，遞進一本簿子，要我在上面打個手印。我的眼睛痛着，看不清楚那上面的字跡。我胡亂地把姆指蘸了印泥，在簿子上印了一下，我偏着頭看。怎麼，紅紅的一團。這是血嗎？……我有點茫然了。

鐘聲響了：四下。還這麼早！我不能夠睡。我只希望天亮。

這裏並不是靜寂的。警察們在談話，在咳嗽，在大步走路……

七

我睜着眼睛聽見掛鐘敲了五下。全個拘留所馬上騷動起來了。警察們叫着囚

人們動着。每個監房裏都堆滿着黑影子。我站起來，用手揩拭眼睛，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這監房裏的七個人的陌生面孔我看不清楚。他們在摺毯子，一個囚犯叫我幫忙他摺。另一個囚犯在掃地，簾子早揭起來捲好了。屋裏全是灰，全是臭氣。每個人掩着鼻子，有一兩個人用紙片蒙着鼻大聲瀉鼻涕。

警察從那洞口把毯子簾子通統收去了。接着放尿的時間開始了。在這裏大小便和洗臉的地方都只有一個，所以每次只能放三個人出去。全個拘留所裏有八九十個囚人。輪到我名下，是經過了相當的等待的。而且連洗臉也不能夠超過若干時間，否則接連的催促就來了。

這一切終於平安地過去了。我回到監房裏來，沒有別的事情，六個囚犯都盤腿坐着，還有一個被放出去打掃監牢了。房裏陰暗着，只有從那唯一的小窗戶裏射進來一點陽光。這窗戶位置得頗高，我們踮起腳，也不能夠看見外面的景象。

一個老犯給我指定了座位。我是最新來的人，應該坐在最後面。在這裏面走動，是被禁止的。每個人都得端端正正的盤腿坐着，地板很硬，全身的重量都壓在腿上了。這樣坐了一刻鐘，連腿骨都彷彿被壓壞了。我不能忍受，我把腳伸出去，腳好像麻木了，接着起了一陣痙攣。我勉強站了起來。

旁邊的一個囚人便告訴我牢裏的規矩。他勸我馬上坐下去，他怕我會被警察責罵。我只得坐了。但不到五分鐘以後隔壁監房的囚犯就因了睡下的緣故被看守兇惡地責斥了。

在這裏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同情怎樣地生長起來。甚至鄰房囚人的被罵也會引起我們這監房裏的嚴肅的空氣。每個人都閉了口，帶了關切的眼光望着鐵格子的外面。有一次坐在我對面的七十七號被傳出去審問。我們聽見牢門開，牢門關，聽見上面起了嚴厲的高聲叫罵；別的囚犯都耽心地談着他的事情。看見他久不回來，他們都想念他，等他回來後大家就圍着他，關切地問訊他的消息。

那位語言學家曾經告訴我，這是一羣壞人，但我的眼睛使我發生疑問了。

八

牢門開了。這是我的唯一的希望。我坐在三鋪席的囚籠裏面，一切的思想都變得遲鈍了。我只是渴望地等着聽牢門上的鎖聲和門門聲。因為每次牢門打開都會帶進一點外面的氣息來，使我知道我還是生活在這個世界裏。我一生從沒有像現在這樣覺得自由是如此美麗的！可是我已經和牠分別了。

看守的警察拿了簿子來點名。他告訴我，我的號數是「七十八號。」這一來我才記起了在牢裏每個囚人都是被拿號數來代替姓名的。

點名以後，我旁邊坐的七十六號的囚人便開始和我談話，別的人就注意地旁聽着：

「你爲着什麼事情進來的？」

「我不知道。」

「他們在什麼地方抓到你的？」

「我家裏，我那時已經睡了。」

「你是做什麼生意的？」

「我是學生。」

這時候斜對面的一個囚犯，七十五號就插口說：「思想犯。」這人穿西裝，但沒有大衣，沒有領帶，他後來告訴我說他是一個裁縫，會做洋服。大概是爲了竊盜的事，情進來的。這裏面大半是小偷一類的人，所以他們很尊敬所謂思想犯。

「你幹了事情嗎？」坐在我左邊的七十六號的囚犯接口問我道。他的年紀不大，却有一張陰沉的黑臉。沿着臉頰生滿了鬍鬚，頭髮凌亂地飄蓬着，好像幾天裏都沒有洗臉似的。他穿着大衣，他的舉動又和別人的不大同，像是一個大學生。

「我什麼事情也沒有幹，」我率直地回答道。

「你是不是思想犯？」七十五號關心地問道。

「我不知道。」

七十六號在旁邊微笑地問着：「你知道你究竟爲什麼被捉進來的嗎？」

「不知道。」

「依據你們孔夫子的春秋的筆法，你被誰捉來，你自己應該明白。」

這句巧妙的話使我的嘴邊也浮起了微笑。我注意地看他，猜不透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便突然問道：

「你是大學生？」

「不，我是一個雇員。」

「那麼你是思想犯？」

「不，我偷了三本書。我需要讀書，沒有錢買書，所以偷了來，却給人捉住了。」他

坦白地說着，沒有一點難爲情的樣子。過後他又微笑地問我：「你讀過罪與罰嗎？」

我點頭。我知道他要說什麼話。果然他說了：

「我很贊成拉斯可爾尼科夫的主張。」

「呵，」我唯唯地應着。

我的這態度也許激怒了他。我看見他的眼睛突然發亮了。他興奮地說：「你不相信嗎？我不過拿了三本書，我要——」

「不要吵！你瘋了嗎？那警察！」七十一號的老犯畏懼地警告道。

七十六號滿不高興地瞅了那老犯一眼，他的眼睛微微地暗淡下去了。他咬着嘴唇用力去搔他的亂髮。一個黑影落在門上。

「喂，七十六號！」一個粗暴的聲音在外面響起來。

七十六號默默地放下了手，却側過臉去看警察。那警察像被觸犯了似地猝然轉身走開了，却停在隔壁監房的門前大聲叱責着一個睡倒的囚犯：

「不行，不行。你這混蛋起來。」

「對不起，真是對不起。我實在忍不住了。讓我躺躺罷。饒了我。我有病。」一個微弱的聲音很有禮貌地哀求着。屈辱和苦痛在這聲音裏溢漾。我簡直想不到一個男人能夠用這種聲音講話的。

「混蛋，那不行。起來！你不懂這裏的規矩嗎？你是不是想吃打？」警察一面罵着，一面去開隔壁監房的門。接着在那邊就起了毆打的聲音。那囚犯掙扎着，低聲哭着。警察罵着。

我們看不見什麼。但這房裏的囚人的臉色全都變成慘白的了。他們的眼珠畏怯地動着。只有那個年青的七十六號靜靜地坐在那裏。他的臉色陰沉着。他忽然掉過頭來對我說：「我進來的時候，他們也這樣對付過我。但是我不怕。」他那眼光很兇惡，很倔強。竟使我也吃驚了。

隔壁監房早已靜了下來。那警察已經走開去和他的同伴講笑話去了。但偶爾從隔壁還送來一兩聲低微的呻吟。

「神呵，」七十七號的那個中年囚犯求助似地低聲喚道。他合了掌閉上眼睛，虔誠地跪着。

「神你求神有什麼用處？」七十六號冷笑道。「我根本就不相信牠！牠能夠替你洗刷你的冤枉嗎？」

「你不要亂說。」七十七號惶恐地睜開眼睛，慌忙警告道。「神是有的。他那一雙眼睛暗中在監視我們。他看得很清楚。一切都瞞不過神的。」

「哼！我偷了三本書也瞞不過神。我一個月只有三四十元的薪水。我有母親，我有老婆，我有小孩……」七十六號氣惱地反駁道，他的聲音很低，但話還沒說完，外面牢門就發出了響聲。馬上一個警察走到我們這監房的門前，提了一串鑰匙高聲叫道：

「七十七號。」

那個中年囚人恭敬地應着就站起來。

七點鐘吃早飯。那時候牢裏又起了一陣騷動。我聽見有人在叫：「四十五號，定食一份！」我才知道金錢在牢裏也有用處。

飯來了。兩片黃蘿蔔，一碗醬湯，一小盒子白飯。並不壞。我看見別的人兩三下就把飯菜吃光了。從他們的眼光和嘴動看來，我知道這一點飲食是不能壓止他們的饑餓。我的飯量很小，但連我也居然把這當作美味般地吃盡了。

剛剛把碗放下那個黑瘦臉的七十一號就嘆息地說道：「希望早一點吃中飯呵！」

七十五號的裁縫站起來又坐下去，擦擦手，又揩揩嘴。他充滿着渴望地接連自語道：「我只想吃一碗加利鷄飯，喝一杯酒。」他獨自做出種種端杯喝酒的姿勢。他不厭倦地詳細做着手勢。衆人很感興味地在旁邊看着，而且現了垂涎的樣子。

『一杯酒，只要有一杯酒，就好。』七十五號終於停止了做手勢，無力地搖着頭，絕望地說。

一種憂鬱的空氣瀰漫着這監房。衆人都低垂着頭，好像不敢對着彼此的臉似的。沉默管治着這房間。警察的皮鞋聲在外面有規律地響着。等到那皮鞋聲停止了的時候，七十六號就在我的耳邊說道：

『我偷了三本書，紀德的書，託爾斯太的書，尼采的書。他們打我。他們控告我。但我是有這權利的。』

他的聲音很低，然而他的眼光却很鋒利，好像可以刺進別人的皮膚似的。我看他的臉。半個多月來沒有修過的面孔，被飄蓬的頭髮和凌亂的鬍鬚弄成了野人頭一般地難看。在那臉上燃燒着一種堅定的表情。這些使他的短短的話語變成很有力量的了。

我奇怪地望着他，我猜不透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說是上面的警官要下來查監了。七十七號的中年人溫和地告訴我這裏的規矩。警察走過的時候，不可以高聲講話，而且應該端端正正地跪着，連盤腿坐也是不行的。每逢聽見牢門大響，就不要做聲。每天上午要查監一次，這時候更不可以違犯規矩。囚人間彼此的關切很令人感動。

「規矩！規矩！你們永遠服從什麼規矩！」七十六號氣惱地說。

七十七號憐憫似地對他微笑，溫和地勸道：「你們年青人性情浮躁得很。一切都是命裏註定的。神的眼睛看見了一切。他是大公無私的。」雖然他的臉上還堆着笑容，但這笑容却被一種抑住的苦楚弄成了哭的樣子，使他那沒有血色的長臉成爲更加慘白可憐了。

「神，你永遠相信神。說得漂亮，大公無私！那麼你爲什麼不去問牠，別人用了錢

你受罰，這對不對？」七十六號氣惱地反駁道。

「年青人，你是什麼？你敢毀謗神？」七十七號像和什麼東西掙扎似地費力地這樣說了，却閉着眼睛不去看七十六號的臉。

「我是什麼？我是一個——人，人。」七十六號驕傲地說，他的黑臉上好像突然現了一道光彩似的。「我偷了三本書，是我做的，我有這權利。我沒有被人冤枉。我是一個——」

「七十六號混蛋，你給我閉嘴！」警察的黑影威壓地俯在鐵格子門上。

七十六號不答話，只是把他那鋒利的眼光往那邊看去。

黑影突然消失了。監房裏變得很靜寂。再沒有人說話。等待着，我們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查監的許久不來。沉默壓得我難受。掛鐘響着，又響着，九點鐘過去了；十點鐘過去了。大家都疲倦地打瞌睡，我也迷糊地靠着牆壁睡熟了。

鐵門的響聲驚醒了我。警察大聲叫起來。

一個警官捧了一本簿子走到我們監房門前，兩個警察跟在後面。

「七十一號，」那警官威嚴地喚道。「七十二號……」

查監的事情一完，放尿的時間便到了。又是一陣騷擾。誰也不肯放過一個機會出去在廊子裏走幾步。

於是一切又復歸於平靜。監房裏的每個人都現了疲倦的樣子。連七十六號也靠着牆壁昏昏睡了。

只有我一個人是清醒的，我很興奮。我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想他們應該來放我出去了。每一次牢門的鐵門一響，接着警察就會提着那串鑰匙來開門，同時叫出一個囚犯的號數：

「七十一——」

我以爲這一次應該是喚我出去了，然而結果總不見他叫到七十八號。我們這房間裏的囚人差不多有一半被叫出去審問過。但是我却被他們忘掉了。我想固然

他們答應過今天放我，可是誰能夠相信他們的話？倘使他們隨便把我關個一年半載，我又有什麼辦法？我愈想下去，愈覺得我的想法有理。憤怒，絕望，寂寞又漸漸從我的心裏升了起來。我要壓制牠，已經沒有用了。

到十二點鐘還沒有一點消息。囚人們熱心地等着吃中飯。我說我不要吃了。我心裏充滿着憤怒，絕望和寂寞，哪裏還容得下飲食？

他們勸我吃飯，七十七號更說，倘使我吃不完，分給他吃也好。我答應了。他便預先給我道謝。

中飯來了，依舊是盒子盛着的，比早飯時多了幾片番薯，却沒有醬湯。大家圍在一起，起勁地吃着。我却不覺得餓。我嚥了幾口，口乾得很，就放下筷子。我正待把飯盒子遞給七十七號，因為我允許過他的。但七十一號的老犯就連忙伸手過來把牠拿走了。七十七號不敢作聲，只得垂涎地偷偷望了幾眼，這一個小盒子的菜飯被兩三個人分吃以後還剩了兩片番薯給七十七號。這個文弱的中年人，他捧着飯盒子用

留戀的眼光望着牠，恨不得把牠也吞進肚裏去。

「七十四號爲什麼還不回來呢？」七十五號放下飯盒子摸摸嘴渴慕地說。

「還早咧！你們那樣要好，你就等不得了！」跪在他身邊的七十三號突然低聲笑起來。這個人有着一張長臉，又黑又瘦，沿着臉頰和嘴唇凌亂地生滿了鬍鬚。說起話來聲音很粗。

「這裏真寂寞。日子真難過。哪裏有外面好！」七十五號依舊露着渴望的樣子，他似乎在想外面的景象。「外面有酒喝，有女人，你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有錢。」
「女人要不是爲了女人你怎樣會到這裏而來！」七十六號冷笑了一聲，責備地插嘴說。這一下就把七十五號的興致打消了。

大家沉默着。七十七號一個人跪在角落裏禱告似地自語道：「一切都是神安排好了的。誰也不能抱怨。世間沒有冤枉的事情。神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沒有冤枉的事情，那麼爲什麼別人用了錢，你受饑餓，七十六號氣憤地追問

道。他的臉色很難看。

「不要緊。我的事情就會弄明白的。神會給我公道。」七十七號寬慰似地和平地回答着。他的眼光突然發亮起來，他的沒有血色的臉上也現了一點紅光。

「哼，你等着罷。我就不相信。我從來——」

外面的門大聲響着。警察提了鑰匙走過來，一面關門，一面叫道：

「七十七號！」

「這一次問過就會放我出去了。」七十七號低聲說着，臉上露着喜色。

七十七號走出去以後，他的話語給這監房裏添了一點生氣。

「七十四號大概就要回來了罷。」七十五號露着笑容垂涎地說。「時間怎樣

過得這樣慢……

在上面突然起了嚴厲的叱罵。聲音很響亮，彷彿響徹了這個監房。我們每個人的神經都緊張起來，大家都不再說話了。

罵聲繼續着，愈過愈嚴厲，愈響亮。彷彿有人在拍桌子，有人又在哀聲分辯，這樣地過了好些時候。我們就只聽見這些聲音。

『七十七號的事情壞了，』七十五號胆怯地低聲說了這一句，就垂了頭。

『他說神會給他公道。』七十六號冷酷地答了一句。

『閉嘴！』七十三號警告道，一個警察的黑影接着落進了我們的監房。

牢門突然開了。另一個警察帶了七十七號回來。

這個中年人沒精打彩地走進了監房，不說一句話，靜靜地跪下去。臉色蒼白得像一張死人的臉。衆人都關心地掉過頭去看他，低聲問着：『怎麼樣？』

『倒楣！』那個瘦弱的中年人努力說出了這兩個字，絕望地搖搖頭。

十一

在外面服務的那個囚人回到了我們這監房來，給屋子裏添了不少的活氣。這

是七十四號。一頭長髮向後面梳得很光，再配上一張少女般的笑臉，他們都把他當作女人看待。他和七十五號很親密。

「喂，你要出去了，以後還會想我嗎？」裁縫在他的紅紅的臉上摸一把，玩笑似地這樣說。

「她要回到咖啡店去了，誰還理你？」七十一號接着調笑說。

「我不放她去，」七十五號說。

「爲什麼不去呢？你好常常來，我陪你喝酒。」七十四號像女人一樣地媚笑說。他的聲音，他的表情都和一個小咖啡店裏的侍女的一樣。

「我出來？你知道我的事情沒有那麼容易。至少今年是不會出來的！」七十五號的臉馬上陰沉起來。憂鬱抓住了他。他的聲音突然改變了。

「我關在牢裏，又冷又餓，讓你在外面和別人調笑，你會忘記我。我不甘心！」他的眼裏射出了妬嫉和絕望的眼光。

「你在吃醋……」七十四號抿着嘴低聲笑起來。

一個響亮的咳嗽聲響了起來。衆人才注意到門上現了一團黑影，便惶恐地端坐了，不敢動一下。

警察在門前站了好一會，把他的鋒利的眼光在七十四號的羞澀的臉上盤旋了一陣。然後帶笑地罵了一聲『混蛋』就慢步地走開了。

我才知道七十四號的事情。他改扮女裝在一個咖啡店裏做侍女，做了三個月纔給人發現了，就關進這裏來。他年紀不到二十歲，是從鄉下來的，從那遭了旱災的內地來的。他完全像一個女人，所以他們說到他的時候都用「她」字。

「爲什麼要做侍女？我要養活我的父母。像我這樣的男子能夠做什麼事情呢？做侍女，可以賺錢。我自己願意，對別人又無害處？爲什麼不可以？」他常常這樣說。

「這就是生活，這就是神的公道。」七十六號看着這一切，陰沈着臉，在旁邊喃喃自語道。

七十五號老是和那個做過侍女的男子調笑：「我們到上海去好不好？你可以到上海做侍女，我去開洋服店。我們可以賺錢。上海地方很容易賺錢。我們可以到上海去。上海有好酒喝，有色情的街——」

但是牢門響了，警察提了鑰匙來叫：

「七十五號！」

十二

牢門開着，關着。一些人被喚出去審問，一些新的囚人被帶進來。一點鐘過去了，依舊沒有人來理我。每次新的囚人被帶進來受搜查時，這房裏的囚人全都擠到了門口，把臉貼在鐵格子上面偷看，彷彿要在那個人的身上看到一點外面世界的景象。

「南京先生，」他們低低說着。

我算起來這天至少進來了三個中國學生……我把頭靠在牆上，憤怒燒着我的心。我極力壓制牠，但終於抑不住發出一聲怨憤的呻吟。

衆人驚訝地看我，七十六號更關切地問道：「寂寞嗎？」我苦笑了一下，點了點頭。

「活在這個世界裏就是很寂寞的，」他自語似地低聲說。忽然他掉過頭來問我：「你看過紀德的田園交響樂罷。」

我搖搖頭，我只知道那書的名字。

「紀德說得好：「沒有眼睛的人是多麼幸福呵！」我真不願意看這世界。」他漸漸地變得興奮起來。「書店裏堆着書，沒人買；我要讀書，他們却把我關到這裏來。紀德本人也是一個瞎子，他看不見這種事情。」

我很激動，我帶了同情地望着他，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偷了尼采的書，托爾斯太的書，紀德的書。尼采教我做超人，不相信存在的

一切；托爾斯太教我愛人，不承認地上的權威。但是爲了他們的書，我却被關進這裏面來……」

『小心，不要說話！』七十一號命令似地警告道。

七十六號恨恨地看了他一眼，依舊掉過頭來和我說話，那兩隻眼睛，就像電光一般地照耀在我的臉上。不過他的聲音更低了：『你不要緊。你比我幸福。你是學生。你可以讀任何書，不會有人麻煩你。然而我始終相信我有這權利的。他們不能夠改變我的這信仰。』這聲音很堅定，沒有一點抖動，我聽見牠，就覺得說這話的人是說得出就做得到的。但我依舊禁不住驚訝地看他的臉，他的注視去掉了我的疑惑。他完全沒有瘋狂的樣子。從那臉龐看來，他看事情似乎比誰都更明白。

『沒有誰能夠剝奪我的權利，沒有誰！因爲我是一個人！一個人！』他宣言似地對我說。聲音雖然低，但他很用力，好像他想把這話語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上一般。

我望着他的黑臉，我覺得一股力量在我的身子裏膨脹起來。『我是一個人，』

這句話在我的心裏朗朗地迴響着。

十三

一陣熱鬧過後這監房裏又漸漸地冷靜下去了。七十六號沈默着，煩躁地把身子在牆壁上擦來擦去。接着他就脫光衣服把汗衫換下來，披着大衣捉那件變成了黑黃色的汗衫上面的蟲子。他一身都是紅黑的小創疤，密密麻麻的，看起來很可怕。七十四號疲倦地靠着牆壁睡了。所以他的好朋友，七十五號的裁縫便聞着，也脫了衣服來看蟲子。我看見這景象，不由覺得自己的身子也發癢了。

七十七號不斷地揉着腳，露出來極力捺住而終於捺不住的苦痛的表情，他接連地低聲嘆息着。他跪了片刻便改成盤腳坐，閉着眼睛，口裏喃喃着，似乎在唸禱告神的話。但這也沒有用。他馬上又站起來，改作了跪的姿勢：他這樣反覆地替換着，直到警察的頭在鐵格子外面露出來，發出了嚴厲的罵聲：

「七十七號，幹什麼？這樣的事不行！」

這一來沈默更得了勢，威壓地統治着這房間。一些人靠着牆假寐了。

三點鐘過去了，四點鐘過去了。我半醒半睡地把頭在牆壁上擦着。沒有夢，昨晚一共只睡了一個多鐘頭，現在應該是很疲倦了。但是我想到今晚的情景，我又不能夠安心地睡下去。腿痛得厲害。我怕我的半個身子會變成麻木了。

他們等着六點鐘吃晚飯，八點鐘睡覺。但是我，我等着什麼呢？對於我這一天的希望又算完結了……

十四

我已經失掉了希望，我準備着來度過今晚的難堪的時刻了。然而七十六號却用堅定的聲音安慰我道：

「你不要緊。你關一兩天就會出來的。我也不怕，三本書，他們不會把我關多久。」

……這不是什麼可以羞愧的事情。我們都是人，記着，我是一個人，你願意和我做朋友嗎？

「爲什麼不可以呢？」我親切地說着。我想到我進來時語言學家告訴我的話，我不覺微笑了。

「我們會在外面會面的，那時候他們不能夠——」

牢門響了，警察提了鑰匙走過來。他停在我們這監房前面，開了門，帶點嘲弄地高聲叫道：「南京。」我只看見他的嘴角上掛着的輕蔑的微笑，却不知道他在叫誰。

「叫你呢，」七十六號在旁邊低聲催促我。

原來是這麼一個奇怪的稱呼。我站起來，走過七十六號身邊時，他急急地自語似地說：「我住在××街××號，不要忘記。」我感激地忽忽看他一眼就走出去了。

那個肥胖的偵探在外面。他不說一句話。警察把我的東西找還給我，叫我穿上皮鞋，又去取了我的錢和表來。我知道這次並不是去審問，他們要送我出去了。

我默默地跟着那個人經過那些石梯，到了上面，依舊是昨夜的那房間。他叫我坐下，拿出一張簡單的移居表來給我填寫。過後，不多說一句話就請我走。想不到是這樣地簡單。

『我的信呢？』

『過幾天還給你，』他回答說。

無緣無故地進來，無緣無故地出去。爲了什麼？我始終莫明其妙。但是我自由了。昂頭走在街上，看見落日的餘光，看見擾攘的人羣，給自由的風吹着，給春天的空氣包圍着，我彷彿做了一個噩夢。

十五

黑點消去了。我還是我，沒有一點損害。但那記憶至今還是很鮮明的。

那個年青人說我軟弱，不錯！在這個年頭這樣地活着，不是很軟弱嗎？我還有什

麼辯解的話？

然而我檢查我自己：熱血還在我的血管裏循環，思潮還在我的頭腦裏湧動，我的口還能說話，我的手還能動作。記憶的山堆在我後面，我並不是用這匹山來埋葬我自己的。

這記憶的山是我的養料，是我的生命的泉源，牠使我活過了這許多年，牠還要使我活下去。那麼牠也會使軟弱的人做出強健的人的工作來罷。

話語和文字正如數十年前一個病死在囚牢中的俄羅斯女郎在她的那首絕命的散文詩裏所說，是沒有一點用處的。然而我始終不會忘記那個年青的囚人的一句話：

「我是一個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後記

這一年來我就在破書堆裏面討生活，很少有提筆的機會，寫成的小說也就只有這三個類似連續的短篇。人是最近寫成的，還不會在刊物上發表過。現在就草率地把牠們集在一起付排了。

人是這書的結論，應該是一篇有力的文章。我本想用個新的形式來寫牠，但環境限制了我，我只得草率地寫成了這一篇。既不像小說又不像散文的東西，來代替那應有的結論。爲這事情我本想發一番牢騷，然而我的牢騷已經發得太多了。

有人說：「沒有一個作家像巴金那樣鍾愛他的作品。」倘使這話是真的，那麼朋友們，請愛惜地接受這本小書罷，因爲我是把自己鍾愛的東西獻給了你們。

